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廣揚

全月刊



Holy

23-24
1957





1957年第23-24期(總第152-153期)目錄

半月談：良人受享太平于地.....(2)

拥护莫斯科會議的兩大宣言(共三篇).....(4)

講道台：迎接1957年耶穌聖誕節.....李蔭桃(11)

和平的願望.....張濟眾(15)

聖誕隨筆.....姚正一(19)

中国天主教會往何處去?.....楊士達(24)

中国天主教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問題.....周健鐘(30)

割断与教廷在政治上的联系，独立自主办好

 · 中国天主教會.....任志平(34)

漫話对教廷的抗議.....王师德(39)

关于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問題.....王洗耳(42)

对張士琅代主教問題的看法.....程汝鵬(45)

坚决拥护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決議.....傅作相(48)

馬相伯先生論独立自主.....周无証(51)

貫徹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精神，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学习.....(52)

我向人民低头認罪.....范学淹(57)

保定逮捕教內反革命分子邢連仲.....(60)

金萃菓.....(61)

教廷对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阴谋破坏活(下).....本刊資料室(63)

耶穌傳.....李德培(68)

廣 揚 (半月刊)

1957年第23-24期(總第152-153期)

1957年12月22日出版

定價：本期另售每冊2角

訂 閱 價 目

編輯兼出版者

天津市天主教教友

3个月 6期 0.60元

爱国运动促进会

6个月 12期 1.20元

(天津市新华区西宁道9号)

1年 24期 2.40元

印 刷 者

天津联合印刷厂

(外埠不寄不加郵費)

(天津市河北区复兴道90号)

(国外及挂号另訂)

天津市郵局新聞稿件零寄整付登照許可証第40号

（模 571-201 號） 第 42-83 卷 第 7 期

良人受享太平於地

——慶祝 1957 年聖誕節

在各地普遍進行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傳達，熱烈展開社會主義學習聲中，在獨立自辦的中國天主教會的美好前途在我們面前展開的時候，1957 年的聖誕佳節又來到了。我們懷着無限感激與贊美的歡愉心情，迎接吾主耶穌的降生，紀念天主聖子把和平的福音帶給了人類。

今年我們慶祝耶穌聖誕，又有比往年更多的歡快。就在這一偉大的節日到來前不久，參加蘇聯慶祝十月社會主義革命 40 周年的 64 個國家的共產黨與工人黨的代表們，在莫斯科發表了和平宣言。這個宣言響亮地喊出了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心底的呼聲——“給世界以和平！”這個宣言無可置辯地說明了：儘管世界和平陣營的中心——蘇聯，在不久以前成功地發射了兩顆人造地球衛星，在發射火箭的科學技術上已遠遠地超過了美帝國主義，但是，各國共產黨人所要的不是戰爭，而是和平；不是人類的互相殘殺，而是各國間和平共處。因此，和平宣言的發表有力地粉碎了帝國主義者對蘇聯以及各國共產黨的誣蔑，使帝國主義者準備戰爭的侵略野心大白於天下；和平宣言的發表將使許多過去受他們欺騙的善良的人們認清：蘇聯和社會主義國家是和平的最忠誠的保衛者，帝國主義統治集團才是真正的好戰分子。

我們天主教是主張和平的。我們的天主聖子耶穌是和平的

君王。在祂降世那天，天神們就向人類宣布了和平的福音——“天主受享榮福于天，良人受享太平于地”；祂在世33年，時刻教訓我們相親相愛，和平相偕；甚至在祂復活之後升天之前，還屢屢訓示祂的宗徒弟子們說：“和平與你們在一起。”祂更曾譴責過好戰者，說：“凡動劍的，必死于劍下。”作為聖教會的最高領導者的教廷，應該本着耶穌的聖訓，在和平運動上帶領我們，但是，令人遺憾的是，教廷縱然也呼喚過禁止試驗核武器，但由於它一貫在政治上追隨帝國主義，却曾不止一次地違反了耶穌的和平訓諭，鼓勵戰爭，破壞和平，干預我們神長、教友參加保衛和平運動，反對堅決保衛和平的蘇聯和社會主義國家。這是令每個虔誠正直的教友思之痛心的。“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儘管教廷是我們教會的最高領導，但是我們不能盲目服從它的反和平的政策，我們要堅決遵照聖主耶穌的和平的教訓，擁護和平，保衛和平；堅決擁護愛好和平的共產黨的領導，走上和平幸福的社會主義光明大道。

將近兩千年前，天神們向人類宣布了和平的福音。今天，人類從幾千年來的痛苦經驗中找出了和平的道路；和平的力量並已超過了戰爭的力量。巨大的和平力量宣告了：戰爭不是不可避免的，戰爭是可以防止的，和平是可以保衛和鞏固起來的。這也正是熱愛和平的教友所必須付出最大力量去爭取的。當我們眼見和平的曙光普照大地的時候，我們能不歡欣雀躍，能不向把和平帶給我們的天主聖子獻上衷心的感謝？因此我們呼喚：在慶祝1957年聖誕佳節的日子里，讓全市、全國以及全世界的教友，同聲感謝，同聲贊美，並祈求天主賞賜世界和平早日來臨；更讓我們同聲歌唱：

“天主受享榮福于天，良人受享太平于地。”

擁護莫斯科會議的兩大宣言

擁護和平宣言，爲保衛世界和平而奮鬥！

——1957年聖誕占禮感言——

·李德培·

“天主受享榮福于天，良人受享太平于地！”這是和平君王吾主耶穌降生的時候，主的天使在空中給人間報來的第一個福音。天堂上天主的光榮，世界上人类的幸福，都是以和平为基础的。耶穌說的“和平者乃真福”，是永遠不會錯的真理。但是頭一個破壞天堂的和平者，就是路濟弗爾。遠在無始之始，路濟弗爾本乃主的頭品天神，他看見天主的無限光榮，心生嫉妬，妄想取而代之，乃糾合了同它抱有同樣野心的惡天神們起來反抗天主，攪亂天堂。當時天主派遣了總領天神圣弥厄爾偕同忠心于天主的天神們與惡魔交戰。結果，惡魔們敗北，被罰下地獄，降為魔鬼，永遠受苦。第二個破壞人間和平的，仍是魔鬼。在創世之初，天主

把原祖父母安置在地堂樂園內，先叫他們享受世上的福樂，後再升天去享受永遠天堂的真福。魔鬼嫉妬人類這樣的幸運，隱身毒蛇，誘騙原祖母厄娃吃命果，犯了背主命的大罪，從此天人之間失掉了和平。幸亏勿爾朋第二位天主聖子，距今1957年前降世成人，受苦受難，把人類與天主之間的關係，重新和好建立起來。我們每年過聖誕節，就是為了紀念這件偉大的事跡，這也就是天主教祈求和平、維護和平教義方面的根本道理。

和平是人生幸福的根源，沒有和平，任何幸福都談不到，這是吾人在生活中最現實的體驗。但從有史以來，象魔鬼路濟弗爾之類發動破壞和平的戰爭，任何時代俱未能倖免。戰爭——人類的浩劫，的確

是一个不祥之物。然而好战分子們——剝削者、侵略者、殖民者、帝国主义着，以穷兵黷武，制造战争为能事。不幸战争一旦爆发，生灵的塗炭，物資的毁灭，是不可以数計的。比如兩次世界大战，一次比一次給人类带来更沉重惨酷的灾难。第一次夺去了一千多万人的生命，第二次夺去三千多万人的生命，此外失去健康，变成殘廢，陷于飢餓貧困的人尚不知有多少千万。然受害最大最广的还是那些发动战争的法西斯国家，玩火燒身，自食了战争的惡果。据情而論，我們全人类应当很好地接受血迹未干的兩次世界大战的教訓，努力消弭战争，致力于和平建設才是。但使人最痛心的，是美帝国主义者，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自以为壟断了原子武器，炫耀它的“实力地位”，一再拒絕关于裁軍、禁止核武器及其他防止新战争的措施等建議，企圖向全人类伸出它的魔爪，独霸全球。不过在現今国际形势急遽转变的情况下，美帝的野心是絕對不能得逞的。

今年11月間，庆祝苏联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的时节，来自世界各国的六十四个共产党和

工人党的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了會議，并发表了一个在当權世界政治中有重大意义的文件——和平宣言。这个宣言无疑从莫斯科向全世界飞出了一隻和平鴿，給人类带来了和平幸福的喜音，鼓舞了善良人們保卫和平的信心，并加强了消灭战争的决心。苏联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的轉折点，而目前的国际形势，更又正在向一个新的时代轉折，就是世界政治舞台的实力，社会主义胜过了資本主义——帝国主义。

据目前国际形势，很明显摆在面前的是两个敌对陣营：一个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和平陣营，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陣营。然而兩大陣营政治势力的对比，在苏联以它偉大的科学技术成就連續发了兩个人造卫星后，起了根本的变化，不是苏联要赶上美国，而是美国要向苏联学习了。就武器来講，战略空軍是美国的主要核子攻击力量，也是美国“实力地位”政策的支柱。但美国性能最好的远程轟炸机，每小时速度只不过1,100公里，活动半徑不过3,800公里；美国的截击机时速也只有1,600公里，高度18,000公尺；美国的洲际導彈火箭，据其官方估計，要

在五六年后才能出現。而苏联的洲际導彈火箭時速達25,000公里，射程8,000公里，并能十分准确地命中和摧毀地球上任何地方的軍事目標。美国在海外虽拥有將近千处大小基地，但苏联一声令下，就能使它們刹时期完全失掉軍事作用，即美国本部亦难幸免被毀滅的危險，因它距苏联亦只不过数千公里。故此美国前战略空軍司令肯尼曾无可奈何地說：“美国所有軍事基地，都在共产党的導彈射程以內，俄国人一声号令，就可以使这些基地，立即喪失作用。”就人口数字來講，現在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九亿五千多万人已經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有七亿多人掙脫了殖民主义的枷鎖，建立了自己的民族主义国家，有六亿來人正在向帝国主义殖民者作民族独立的堅決斗争；資本主义陣营方面，只不过有四亿來人，但在它們的人民內部，还有为数不少的进步分子和維護和平的人士；实际統計起來，忠誠擁護侵略、叫囂战争者唯有那些在軍备竞赛中大发橫財的壟斷資本家集团，及他們少数的走卒而已。就此兩点而論，兩個陣营之間，孰胜孰敗，明眼人一見便可分曉。更进一步來講，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的力量，不独在人口、科学技术方面胜过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陣营，而重要的是在正面上与人心归向方面也远远超过了它們，也就是說社会主义陣营的力量已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公報說：“會議参加者一致表示堅決的信念，相信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通过自己的團結和在这个基础上的各国工人階級和各国人民的團結，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礙，促进和平、民主、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界範圍內取得新的偉大胜利。”我們認為這話說的很现实。但恐怕有些只从表面上看問題的人，不肯相信社会主义陣营的力量果真胜过帝国主义陣营的力量，他們以为美国尚有些物資的生产数量，比苏联高的多，美国不久也会造出洲际彈道導彈來。由于历史經驗的教訓，我們該曉得力量的对比不能單純地只由鋼鐵或其他产物的数量來決定。根本的問題是，社会主义陣营除去上述的人口、科学技术的力量之外，还有广大的人民正义感作后盾。就是說，正义在那一方面，人心就归向那一方面；那一方面有广大團結

的群众，胜利就属于那一方面。消灭希特勒和战胜日本侵略的主力不是英美联合的力量，而是苏联红军；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胜利者不是美帝扶持的拥有八百万大军的蒋介石，而是革命的中国人民；在侵朝战争中，美帝纠合的十六国新式装备的侵略军并未得逞，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把他们赶出三八线，侵略者被压迫的不得不放下武器而停火；侵埃的英、法，以大军，在全世界正义的压力下，也不得不接受苏联的警告放下屠刀；在最近美国和土耳其等国因为苏联的警告，被迫收敛了侵犯叙利亚的野心。弱者战胜强者，手无寸铁者是站在正义方面，理直气壮地团结一致，就能战胜那些表面上是强者的全付武装的反动派。古人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信哉此言！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社会主义就是道，就是正义，就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们社会主义方面，通论还不是手无寸铁的弱者，再加上一定的物资力量，在整个力量的对比上，优势一定是我们的。

夸耀我们社会主义方面力量的优势，并不是有意要侵略其他国家

家的领土，干犯他人的权利；其目的只是为了争取和平，保卫和平。宣言上说：“无论那一个共产党或是那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发动战争和对别国进行军事攻击的动机，都没有掠夺别国土地的动机……共产党人的目的是要建成能保证全体人民的福利、各族人民的繁荣、各民族间永久和平的社会。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持久的和平来建设这种社会。所以没有比共产党人更一贯反对战争，更坚决拥护和平的人了。”宣言上还說：“让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今后在发展和平科学、和平技术方面彼此展开竞赛吧！让它们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争取进步、争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竞赛中来证实自己的优越吧！”这是多么诚恳、强而有力的呼声！但是我们应当知道，和平并不是向侵略者哀求而能获得的，当前形势的特点是爱好和平的广大人民掌握了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足以制止战争，维护和平。宣言也正确地指明了，力量对比的变化，正是为了使人民对于和平事业具有充分的信心，为了有说服力地动员广大群众去迫使帝国主义放弃各战的集团掠夺穷兇极恶的战争计划。

宣言向全世界各阶层的善良人民們作了呼吁，同样地也向“抱着宗教信仰的人們”作了呼吁。我們全国天主教三百多万教友們，积极行动起来吧！要欢欣鼓舞地热烈拥护和平宣言，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广大人民的大团结而欢呼，为社会主义力量超过帝国主义力量而欢呼！我們还要同世界上的善良人們組織起来，要求停止軍备竞赛，禁

止生产和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停止帝国主义者进行挑釁軍事集团和在其他国家建立軍事基地，制止在中近東的阴谋和战争挑釁。

我們要和平，不要战争！祈求和平的君王耶穌，賜予人类永久的和平！

（作者系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付主席、天津市天主教教友爱国运动促进会主任委員）

兩個宣言對我的啓示

貴陽教友 曹志文

参加庆祝偉大十月革命40周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以及6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會議，发出了两个世界性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宣言。

宣言有力地証实了社会主义制度不可战胜的优越性和显示了和平力量的空前壯大，它与日愈衰退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战争狂人們的日愈孤立成了鮮明的对比。宣言給予我們最大的信心和决心来维护世界持久和平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只有和平力量的广泛团结和日益壯大，才可能制止新战争爆发；只有消灭阶级和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

使人类永久地、彻底地摆脱落后与貧困。

博爱是我們天主教的基本教义。使人类摆脱奴役和压迫，使人类能够在和平的美好环境中幸福地生活，这就是最切实、最基本和最具体的博爱的内容。当我仔细地閱讀宣言的同时，我记忆犹新地回想起在旧社会中朝夕受着失业飢餓与压迫的人們和被统治者吸干了血汗而死去的人們；也使我連想到那些在战争年代里流离失所、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人們和被战争烽火吞食的千千万万的生命！殘酷的战争和罪恶的社会就这样狠毒地摧殘人类的博爱精神！富有爱德的天主

教友，和一切善良的人們一样地酷愛和平，反对战争；富有智慧的天主教友們和一切进步的人們一样地热爱劳动，主張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創造共同幸福美好的家園，反对腐朽落后的人吃人的罪恶社会。

我們偉大的祖国正在向消灭阶级剝削，創造共同幸福美好的社会主义迈进；并在这一偉大事业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我們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能够順利发展而获得胜利，是因为我們在进行建設的同时还經過不懈的斗争，获取了一个和平的环境。沒有和平就沒有今天建設事业的輝煌成就。富有博爱精神的中国天主教胞們一定热爱这样的和平环境，一定热爱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我們所以能够摧毀旧制度，創造新社会，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們所以能够在刚刚夺取政权而困难重重的时候，击败国内外敌人的侵略，获取了和平的环境，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沒有共产党就沒有社会主义新中国；沒有共产党就沒有和平。这是历史和现实所証实了的真理。主張博爱的天主教胞們就一定热爱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中国天主教友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这是我們光荣的职责和任务。現我們这种正义的行动遭受到了罗马教廷的阻撓和破坏。正象侵略集团制造所謂“国际共产主义威胁”的謠言来发动侵略战争一样，罗马教廷利用“维护信仰”为借口来反共、反社会主义、反和平，和敌視新中国。为了建設社会主义，为了保卫世界和平，我們必須与教廷划清政治上的敌我界限。否則我們就不可能成为和平的捍卫者，也不可能是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設者。

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決議指出：“……在不違反祖国利益和独立尊严的前提下与罗马教廷保持純宗教的关系，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規上服从教宗。但必須彻底割断政治上、經濟上和罗马教廷的关系……。”代表會議关于中国天主教友爱国运动情况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中指出：“……保卫和平的事业，不但应当看成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民对祖国的責任，还应该看成是作为一个基督信徒在天主台前本分。”

”我認为这正是我們共同的意志和神圣的职責。我們能够很好的做到这一切，就是我們拥护和响应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发出的两个偉大宣言的实际行动。在这一重大問題上，我觉得我們中国天主教胞們有必要从这两个偉大宣言中去获取深刻的启示和有利的鼓舞。

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決議和精神正在各地傳達和学习，并积

极准备貫徹执行。如果我們把宣言的学习与当前任务結合起来，我們的头脑会更加清醒，我們會得到更丰富的内容和知識。

我們要用积极学习宣言和決議的精神，以保卫世界和平和搞好崗位工作的实际行动来迎接即將来临的聖誕佳节，并虔祈和平的君王賜世界持久和平，祖国繁荣昌盛！

和平與社會主義一定會得到最後的勝利

杭州教友 郭金榮

在11月23、24日各报刊上，都登載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宣言”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发表的“和平宣言”。当每个教友得悉了这个好消息时，都是万分的欢呼和热烈拥护。我也同全体教友們一样，在閱讀了这两个偉大的宣言后，心中充满了无比的兴奋和愉快。这两个宣言使我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和强大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与認識。

解放以来，我們的祖国的面貌已焕然一新，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都大大地提高了，我們的宗教信仰受到了人們的尊重，人民政府也确实

保护了我們宗教信仰自由。这些显著的事实中足以証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說明了人民政府是說得到就做得到的英明政府。今天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的力量，已經远远地超过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陣营的力量。这对保护世界和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們爱好和平的教友，怎能不热爱社会主义，拥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呢？

我們欢呼这两个宣言，我們祈求天主早賜世界持久和平到来；同时我們坚信，和平与社会主义一定会得到最后的胜利。

迎接1957年耶穌聖誕節



請道台

北京南堂本堂神父
李 隆 桃

中国汉哀帝建平三年（羅馬帝國建国后第七五〇年），冬至节后第三日半夜子时，耶穌基督降生在白冷城外一个山洞里。祂誕生时，在天上有天使奏乐歌唱：“天主受享榮福于高天，良人受享太平于大地。”并在空中有異星显现，引导东方三王来朝。可見新降生的耶穌基督，决不是一个平凡的孩子。

人類歷史上—件重要而又偉大的事件

聖經記載：“圣若汉在曠野大声急呼的說，你們当修平道路，为的是好迎接救世主的到来。”

耶穌基督的确是全世人类的大救星，人灵的解放者。耶穌說：“我来世上是为服侍人，并不是为叫人服侍我。”又說：“我来是为罪人，病人才需要医生。”耶穌在世

傳教三年，所講的全部福音，所遺留下的全部教訓，沒有別的，就是一个爱字，令我們上愛天主，下愛世人。祂不光是坐而言，空口說白話，祂是以身作則，先行后言。在祂傳教的三年过程中，遊行猶太國各处，处处表現祂愛人情深，处处表現祂为人民解除痛苦。例如治好各种病人，变水为酒，五餅二魚等圣迹，都是鉄一般的事实。耶穌說过：“牧童肯为自己的羊群捨命，那才是真正的好牧童。”耶穌确实这样作了。祂为了救我們的灵魂，甘心受万苦万难，釘死在十字架上，死时还伸着兩隻臂膀，仿佛是願意把我們—总的人，都带到天上去。这是多么惊人的偉大爱情呀！

上古时，人类对于神的观念，只有敬畏，沒有爱慕。故此孔夫子

說：“敬鬼神而遠之。”就連天主教徒猶太人，因見天主在西乃山發表十條誡命時，山搖地動，雷聲轟轟，那種威嚴可怕的情況，非常感覺恐懼不安。因此向每瑟聖人說，今后天主再有何命令，希望你代為傳達一聲就可以了，我們實在當不起天主這種威嚴。及吾主耶穌從天國來到世上，降生成人，這才把人類對於神的錯誤觀念，給改正過來。

耶穌教給宗徒們祈禱說：“在天我等父者……”，這是多么甘飴甜蜜的稱呼？叫我們呼天主曰“父”，我們當然是天主的子女了。既然我們同天主是父子的關係，關係這樣密切，那麼，我們對於天主，只有孝愛之心，決談不到什麼恐懼之情了。天主是我們的慈父，我們怕什麼？同樣我們彼此都是同胞兄弟姐妹，當彼此相親相愛，天人父子，天下一家。

因着耶穌基督的偉大仁慈愛情的感動，使人心發生了變化。因着耶穌的教訓，猶太人的狹隘的民族主義被革除了。因着耶穌的教訓，希臘人的享樂自私主義，被打倒了。因着耶穌的教訓，歐洲的野蠻民族被感化了。因着耶穌的教訓，

許許多多的人，他們的自私自利，剝削人民，奴隸人民的不良作風，被改正被取消了。總而言之，惡人坏人，變成善人好人，成聖成賢。

所以全世界，無論信仰祂與不信仰祂，都一致承認祂的人格之偉大。這是一個事實。所以耶穌聖誕節，實在是人類歷史上一件重要而又偉大的事件。

既然耶穌聖誕關係這樣重大，為何又等了好多年才降生呢？

原祖犯罪後，天主當時立刻就許下，將來要降生救贖，這實在是表現了天主的莫大仁慈。天主用公義對待犯罪的天使，然而却用寬大無比的仁慈，待承我們罪人。天使一犯罪，立刻降罰，把他們從萬福的天堂，一下打入永苦的地獄里去，變成醜陋難看的魔鬼，永世千秋，永遠永遠，再也沒有翻身之日，一絲一毫也沒給他們留下痛悔補贖的緩沖余地。人犯罪得罪天主，雖然按理也該受此斷然決然的處罰，可是天主却破格寬大，法外施仁，立刻許下將來要降生救贖。我們人是該怎樣的知恩感恩呢？所以幾千來，人們無時不在盼望救世主的到來。

人犯罪后，耶穌沒立刻降生，其故有二：

(1) 天主願意叫人認識，人犯罪得罪天主，是多麼样的凶惡，是多麼样的关系重大，所处的景况是怎样可怜，是如何需要天主快來解放他們。如古先知古聖人們，是怎样着急的盼望，是如何恳求天主快打发所許的救世主來。(2) 天主願意叫人看重天主的恩典。因为若是当初原祖一犯罪，同时天主立刻就降生救贖，那么，人們就要拿着天主的恩典当做不值什么的，同时也要拿着犯罪不当一回事儿了。所以天主等好几千年才降生，是为教訓人該如何看重天主的恩典，天主的大恩是如何宝貴，是如何不易得，以后自然就知道多加警惕，小心別再犯罪。

耶穌降生成人，為何選窮苦的瑪利亞作祂的母親？

耶穌降生到世上，特揀選童貞女瑪利亞作祂的母親，其故有三：

(1) 为提高人类的地位。如今耶穌降生，既然選擇男人性體，与自己的天主性體結合成一位。同时又選擇童貞女聖瑪利亞為自己降生之母。天主聖子耶穌这样作，是把人类男女的地位，提高到極高的

地步了。聖保羅宗徒說：“在耶穌跟前，不分男人女人，主人奴才，彼此一律都是平等的，都是天主的好儿女。”

(2) 当初人类的受罰，是因一男一女亞當厄娃吃禁果所招惹的。如今天主聖子願意救贖的大功，也借一男一女而成全之，同时也是为光荣圣母，叫圣母分担救世的功劳。故此一般聖賢們的公論說：“公义的天主，仁慈的母亲。”圣母禱文上也称讚圣母說：“救世之母，为我等祈。”

(3) 天主聖子受生于母胎，是表現祂願意成一小孩，如同我們小时一样。祂願意把人一生的过程，由小长大，都亲身經歷尝受一下。这样祂后来容易对人性的軟弱表同情，因为祂是過來人。同时也是为給人立榜样，叫人效法祂，叫人向祂学习。

結 語

今值1957年度的耶穌聖誕偉大节日，又逢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劃胜利超額完成之时，可謂双喜臨門，实在值得我們欢欣鼓舞的隆重庆祝。

第一，对耶穌聖嬰，我們要把

我們一顆火熱的心獻給祂，許下今後，要全心全意全靈全意的愛慕祂，感謝祂，報答祂對我們人類的偉大仁慈愛情。要效法祂的好榜樣，跟隨祂走，站穩立場，妥救自己的靈魂，別叫祂白為我們費心，白為我們降生救贖，受難受死。

第二，對於我們的祖國，我們要根据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決議的精神，衷心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堅決跟隨共產黨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因為只有共產黨，才能把我們一個積端落后的國家治理好，建設

成為一個繁榮富強的强大國家。過去八年來的偉大建設成就，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因為共產黨是大公無私的，是真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

最後，我們要到耶穌聖嬰馬槽跟前，除了虔誠地朝拜祂和感謝祂以外，還要為我們的祖國和我們的聖教會，熱心祈禱，求賜平安。并帶動全國三百万教友，團結起來，團結在政府的周圍，與廣大人民一道，共同努力參加社會主義的建設。

“教宗的不能錯誤，仅限于教義教規的問題，不能引伸到自然科學，如天文學、地質學上去，除非在科學的名義下出現的與已熟知的真理相反的錯誤。它因此不能應用到行星的性質與運行上去。它也不能管純政治的問題，如一個國應有什麼樣的政府，我們應選舉誰之類。

“教宗的不能錯誤，一些也不能干涉世俗的權威；因為，教宗的管理權仅限于靈魂上的事，國家的任務才是謀求國民的福利。”

——摘自吉本斯樞機主教：“教宗的不能錯誤”。



和平的願望

天津教区神哲学院代理院长

張濟衆

1957年的耶穌聖誕節在望了。人类的和平救世主再度降臨人間，我們怎能抑制得住內心的欢欣与鼓舞？

人与人之間的相处，需要的是爱。和平就是爱的結晶。爱的表現，也就是爱的基础。因此，有了爱，也就有了和平，有了和平，才有了爱。耶穌的誕生給我們带来了爱与和平。为了迎接耶穌的聖誕節，同时为满足我們和平的願望，仅就天神发显于牧童們一段幽美的故事談几句感想。

天神發顯於牧童們

夜靜了。在白冷城外一个山洞

里，耶穌在寒风冷气之中誕生了。当时，有些牧童們夜宿山脚下，看守羊群。主之天神飄飄飞到他們面前，身体发光，报告他們說：“不要怕！因为我来报告你們一件使全民欢欣的大喜信。就是今夜在达味城为你們生了一位救贖者，他是主基督。为了認清他，你們可以拿这个作标记：你們要找到用布裹着躺在馬槽里的新生嬰兒。”（路，二，8—12）

天主为什么不派天神把他聖子降生的喜报传达給城里的經师和学士？因為他們高高在上，驕傲自大，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他也不把这消息传达給富貴人家，因為他們剝削別人以肥自己，为了享受，

貪求無厭，輕視天上的榮福；也不傳達給官僚士紳，因為他們高官厚祿，權勢凌人，即便見到聖嬰，也不肯屈膝下拜，認為真主。但傳達給牧童們了。因為他們勤於工作，忠於职守，勤懇老實，謙虛朴素。如此心地善良的人，堪稱天主所鍾愛的。只有象牧童們沒有驕傲架子的人，才能体会到和平之主降生的真的意義。

我們為了獲得真正的和平，也必須謙恭自持，與人義善，仿效牧童們善于領導我們牧放的人靈。反之，自居一隅，脫離社會，就難于領會到天主所賜予的內心平安。

天神向牧童們說：“我來報告你們一件使全民歡欣的大喜信。”耶穌的誕生的確為我們是無比的喜信，因為正當我們千百來年被縛在原罪的沉重枷鎖下，翻不過身來，仁慈的天主聖子降生了，打開了我們的手銬腳鐐，把我們從原罪的壓迫下解救出來。我們解放了，有了救靈升天的自由，天堂是為我們開放了，射出來万丈光芒，這怎能不使我們手舞足蹈呢！

天神向牧童們說：“為了認清祂，你們可以拿這個作標記：你們要找到用布裹着躺在馬槽里的新

生嬰兒。”為了消滅人類與耶穌之間的距離，天神指示了我們一個標記，根據這個標記可以認清那位是降生的救世主耶穌。因此，在榮華富貴的場合里，找不到耶穌；在剝削人和壓迫人的淫威中，找不到耶穌；在心懷惡念，嫉妬驕傲，陰謀詭計，損人利己，敗壞別人等充滿罪惡的心灵里，找不到耶穌。因為這些是耶穌的敵人，是博愛的對頭，是和平的破壞者。儘管世界上人為的罪惡觸目皆是，而每條罪惡都在向和平的耶穌示威，但是，和平終將勝利，因為它是天主的福音。

天 神 唱 歌

正當一位天神向牧童作報喜的時候，忽然來了一大隊天神與他會合，齊聲合唱讚頌天主說：“天主受享榮福于天，良人受享太平于地。”（路，二，13——14）

天神們作歌讚頌，固然是光榮降生的耶穌聖嬰，但也是教訓我們應該和天神們一起喜樂，慶祝耶穌的誕生。天神們的喜樂歌聲启示我們，不是我們愛天主，是天主愛了我們，打發祂的聖子為我們作了挽

回祭，这就是爱情。”（若一，四，10）“天主这样疼爱世界，甚至致于牺牲祂的独一圣子，使那信仰祂的人，不丧亡而获永生。”（若三，16）“天主打发祂的独一圣子到世界上来，使我们借着祂得生。天主爱我们的心，由此显明。”（若一，四，9）”为此我们也爱天主吧，因为天主先爱了我们。”（若一，四，19）我们因着耶稣对我们的爱，能把我们日常生活中一切，都变为高价的喜乐：“你们无论是吃饭，是喝水，或是作别的事，都要为天主的光荣。”（格前，十，31）

“天主受享荣福于天”。从天主各项伟大的工程中，证明出天主伟大的光荣来。尤其祂圣子的降生，为祂更是光荣中的光荣。天神和世人，无不惊叹天主对人类的无限仁慈，因为耶稣由白冷的马槽一直到葛尔高达山，一生没有一时不在施行祂无限仁慈的那句话：“人子来不是为受人的侍奉，却是为侍奉人。”（玛，二十，28）“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天主的公义，因为祂用忍耐的心，宽容人生时所犯的罪。”（格后，五，21）

我们感谢不尽天主对我们的无限仁慈，我们从心灵的深处唱出了来的“天主受享荣福于天”的歌声，是由罪恶深渊中解放出来灵魂讚美天主和感谢天主的歌声。

“良人受享太平于地”。耶稣降生了，我们得了罪之赦。多年与天主因着原罪结仇的我们又与天主和平了；因着耶稣降生的功劳，魔鬼引诱人的恶计被粉碎了！我们的偏情被压住，我们自己与自己也和平了。耶稣降生了，显示了祂伟大的爱。我们因着祂的爱，人与人之间彼此也相爱起来，彼此和平了。我们人类经过数百千年的罪恶创伤，痛定思痛，是多么渴望一个和平的世界，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们彼此友爱的幸福世界！

这种真正的和平是基于耶稣博爱精神的，非良人不能享受。所说的“良人”，是指心地善良的人，“爱人如己的人”（罗，十三，9），因为“谁爱自己的近人，就全守了法律”（罗，十三，8），心地善良的人是大公无私的，因为他们的“爱德不虚伪，对于罪恶要厌恶，对于善事要爱慕，以弟兄的情誼彼此相交，彼此相敬”。（罗，十

二，9—10)。“所以我們應該尋求能產生和平的事，彼此立善表”(羅，十四，19)。“願我們各人都要給別人謀福利立善表”(羅，十五，2)。大聖額我略說：“沒有比好心是更寶貴和更可愛的。”聖保祿宗徒說：“希望天主，因着你們的信心，賞賜你們喜樂與和平，使你們借着聖神的德能，有充沛的希望。”(羅，十五，13)

我們的願望

耶穌的福音有什麼意思？有人認為：一個人信奉了天主教，當了基督徒，便與世界絕緣了，世界上的事物沒有他的分兒了。他的生活，一天到頭，都應該以淚洗面，以苦安心，把眼睛閉起不准觀看，更不准愛慕這世界的美麗與莊嚴。在他一生過程中，就要無時不在懷着畏罪的心理，緊鎖眉頭，沒有一天高興的日子。

耶穌降生是為了叫我們悲觀還是樂觀呢？難道我們有宗教信仰的人的人生觀，真地枯乾乏味了嗎？我們把聖經稱為福音，福音不是意味着痛苦，而是喜訊。既是喜訊，

就不是悲觀和失望。如果我們所付出的超過了我們所獲得的，就是說，信奉了天主倒找來了更多的不安，怎能稱得起是福音喜訊呢？福音並沒有禁止我們和世界絕緣，而是指示了我們該如何處世做人的標準，如何與人為善，尋求心安的方法。我們雖然信奉了天主教，還是生活在世界上的人，和人群社會有密切的關係。福音不要求我們棄絕一切享受，只要求我們放棄縱情的歡樂和無限制的享受；不禁止我們與人交往，但不應該自尋犯罪的近機會。所有離群索居、與世絕緣的思想，都與福音的精神不合，為真正信仰天主的人所不取。我們必須把基督和平的福音傳遍普世，使所有良善的人們永享和平。

耶穌固然為了解除原罪而降生但是罪惡的黑影還等待我們去消滅。耶穌和平的聲音已經發出兩千來年了，可是至今還有人固執於罪惡，企圖把美麗的、有秩序的世界硬要變成遍地硝煙，瘡痍滿目。這些罪惡不會自形消滅，必須由愛好和平的力量把它掃除乾淨。這是我們的願望，而這願望必能實現，因為它是天主所喜悅的。

基督誕生的時代背景

當基督誕生的時代，西方世界的霸主是羅馬帝國唯我獨尊。羅馬帝國的統治者雖然平時也戴着一付慈善的面具，但是，一旦發現了屬國有絲毫拂二的蛛絲馬迹，那就凶相畢露，借機出兵征伐，大事殺傷搶掠；把弱小民族的金銀財寶搶奪盡淨，以供少數人剝削享受。當時社會的腐敗，簡直不堪設想：富者奇富，窮者極窮，荒淫無度，為所欲為，視奴婢如馬牛，隨意打殺，草菅人命；而窮者則鬻妻賣子，作牛作馬，雖然如此，猶不得三餐飽食。那“朱門酒肉臭，路有餓死骨”的詩句，恰恰做了當時情況的寫照。世界文明古國的羅馬是那樣的社會，而世界的其他角落也不比羅馬優越。文明古老的雅典藝術家們，為了繪一幅慘劇，竟不惜把奴才拖到面前，極其非刑，慢慢處死，拿貧窮弱小者的悲慘苦痛，供他們藝術上臨模。僅此一例，足使我們認識到當時的社會簡直是以罪惡為善功，以殘忍為美德，以凌弱為理當，以刻薄為節約的。弱小民族受着權貴的欺壓，貧苦人民度着“人間地獄”的生活。當時風行天

聖誕隨筆

大同教區神父 姚正一



由於我們原祖的一次背命，使人類墮入罪惡的深淵，給我們遺留下了原罪。它不僅敗壞了我們的本性，而且還搶奪了我們超性的生命，破壞了伊甸園的幸福生活，使人類陷入悲慘的境地。從此，我們每個人都時刻希望着天主向我們伸出救援的手來，把我們從罪惡的深淵中拯救出來。果然，雲消霧散，太陽出來了，基督誕生了。

下各地的是“来，来，至圣默西亚，速救万民，从天降下”的呼吁与求援。就在这样社会情况中，基督降生了。祂負着挽救世界、改变乾坤的使命来到了人間，給人带来了“你們該当彼此相亲相爱，如同我爱你們”（若，15章，12節）的誡命，給人带来了“凡动劍者，必死于劍下”（瑪，26章，52節）的警戒。

基督誕生的意義

耶穌基督是天主第二位真神，同时也是血肉組成的真人。祂从天降世，“戰隱真威，同人出代”（“景教碑”文），不仅真心誠意要把人类都从魔鬼的掌握下拯救出来，重新获得永生的希望；祂还要替天行道，負起改造社会的重任，使人类彼此相爱起来，去掉剝削，去掉欺压，去掉战争，大家都要互相尊重、諒解、友爱。祂首先以身作則，生在一个穷苦的家庭里，过着貧困的生活，甘心吃苦耐劳，以祂的双手賺取日用之糧。这很明显地教訓了我們，劳动是光荣的、神圣的。祂要我們在劳动中認真积极，做好自己的工作，所以祂嘉獎那謹息劳动的仆人說：“善哉！忠实的仆人。”却反对那埋藏珍宝的

仆人說：“无用的人呀！”最后，祂为了人类的救贖、幸福和永生，与經师法利賽人展开了不調和的斗争，因而遭受了他們的迫害，受尽了苦痛，死于十字架上。这一切都很明显地教訓了我們，要学习祂的表式：爱人，爱人民，爱劳苦大众。祂要我們誠心誠意地为人民、为劳苦大众服务，祂要我們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肯于牺牲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一切，甚而自己的生命。

耶穌一生坚苦卓絕的生涯，为我們是一个活生生的表率。在傳教时期，祂曾多次地譴責富貴人进行剝削的不合理，祂詛咒那些欺压貧困弱小者的經师們說：“你們要謹防經师，他們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作很长的祈禱，这些人要受更严厉的裁判。”（谷，12章，38-39節）祂的一生致力改造社会的风尚，使社会成为一种平等的、幸福的、人人幸福的社会。祂願意世界成为人間的乐园，使人类在幸福的生活中心善尽做主救灵的责任。所以，耶穌的降生是天主給予全世界的恩賜，它的范围不仅限于人类，就是天上的天神以至于极下等的物体也都受到了这种恩澤。圣若望宗徒也說：“天主这样爱了世界，以致將自己

唯一圣子賞給了他們。”(若, 3章, 16節)

从我們的信仰来看基督誕生的意义, 是更偉大的, 更值得我們永久不忘記的。我們打开創世紀的第一篇, 便看到我們的原祖由于違背了天主的誡命, 断送了他們自己和整个人类的幸福和永生; 然而, 同时也能看到天主对人类又显示了祂无限的仁慈, 預許了第二位圣子将要降生成人, 要以自己的功劳挽救人类的命运。人类由于感觉到需要救援, 由于天主的无价諾言, 都时刻怀着一颗焦急的心, 期待着救主的来临。尤其是在犹太民族中, 这种情緒更是热切。表現在旧約中的这种情緒, 真如大旱之望甘霖, 渴鹿之奔水泉一样, 至今犹然保留于我教会中而構成教仪中最动人的一部歌曲: “諸天請降甘露”(Rorate.....), “請主遣发預許的人物”(et mitte quem missurus)。这种殷殷望救的呼声, 該是多么彈动着聞听者的心絃呢! 基督的誕生, 便是这歌声的回应, 便是天主給人类无价諾言的兌現。祂是天人合一的救世主, 給人类带来了永生的希望。几千年来的期望终于實現了, 黑夜已經过去了, 义德的太阳

升起来了, 誠如基督誕生的夜晚主的使者給牧童們报告的: “我报告給你們一个大喜的信息, 是关于万民的, 因为今天在达味的城里为你們誕生了救主。”(路, 2章, 12節)从此, 我們的生命充满了幸福的因素与希望; 重获了作天主义子的权利, 天主对我們再不是那威严可怕的了, 再不是我們的鉄面无私的审判者, 而成了我們的父亲。我們与天主之間的距离縮短了, 鴻溝打通了, 总之, 我們是得救了。当我们走近馬槽看見了这襁衣裹体的嬰兒, 我們的腦海里便情不自禁湧上了一股热爱之情, 我們的耳旁不是响着祂那中听的話音么? “我是世界的光明, 我是生命与复活。”“你們凡劳苦負重載的人, 到我这里来吧, 我將使你們安息。”

基督的誕生與世界和平

和平是每个善良的人民所期望而祝禱的。除却了一小撮丧心病狂者, 除却了几个患着战争歇斯得利亞的瘋頭者, 为了自己的利益, 竟不顧弱小者的生死禍福, 希求靠战争发财, 企圖仰賴战争維持他們的統治势力, 才会鼓励战争, 发动战争。凡是有天良的人民, 不

管他是象我們一樣地處在一個幸福自由的國家里，為了將來更大的幸福忙於祖國的建設，或者是處在階級社會的壓榨中，忙於自身的生存、自由與解放，都是希望着護衛着世界和平，希望各民族、各國家，都能互相諒解，互相尊重，互相友愛地和平共處，因為人們已經有了戰爭的經驗，知道了戰爭給我們帶來的究竟是些什麼東西。所謂的“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携捧負，畏其不壽”。結果一旦戰爭爆發，則“其有其亡，家莫聞知”。參與戰爭者是生存朝夕不保，在家者也是“惻惻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為愁，草木淒悲”。這不是今日戰禍的寫照么？善良的人民，誰能拿着別人的血淚當作葡萄美酒來暢飲舒懷？所以，和平，世界和平，全人類都自由幸福地安居樂業，豈不是一件美事么？這不是與天主造人之初置之于伊甸園中的意圖相吻合了么？

然而，由於帝國主義者的喪心病狂，人類共同的願望，天主上智的意旨被破壞了。耶穌基督為了增強人類之間和平共處的願望，加強

和平的信念，在祂誕生的刹那，主的天使高歌着“良人受享太平于地”的祝歌，給人類又一次宣布了和平是上主的意旨。促進和平是基督的使命。祂在傳教期間曾向人宣布了“和平者乃真福”的訓諭，並於祂復活後的顯示中，多次以“願平安與你們”作了向宗徒們的祝願。祂既如此強調人類應當平等博愛，和平共處，那末，熱愛和平、保衛和平，豈不是我們信仰基督的神聖職責，共同信念？

然而，我們正視一下現實吧：雖然成千上萬的人民都在呼呼和平，保衛和平，許多國家的領袖人物都在為了謀求世界和平而奔走努力，然而却不能忘記那一小撮帝國主義者在鼓吹着戰爭，推行着實力政策。尤其最近國際間的局勢，更使我們明確地看出：美帝國主義者由於唯恐國際形勢的緩和，雖然在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口誅筆伐下，仍然陰謀策劃，企圖死灰復燃，策動了土耳其做它的幫凶，對敘利亞進行軍事挑釁，企圖在中東地區點起戰爭之火，使人類再陷入戰爭的水深火熱中。總之，他們希望在亞洲，在非洲，在歐洲撒下戰爭的種子。他們正如基督所說“黑暗之子

怕見光明”，同樣他們是怕听和平的。他們忽視了和平的天主會給予了殘杀胞弟的加音东奔西跑、无处安身的懲罰，也忘記了基督的警告：“快將你的劍收起来，因为用劍伤人的，將來也要被劍杀伤”（豆，26章，52節）。他們希望人类彼此仇恨，彼此殘杀。然而，我們，基督的信仰者，应当本着基督热爱和平的教义，卫护正义的精神，为保卫世界和平貢獻一切力量，呼求和平的天主制止那些破坏世界和平，制造战争的凶手，必要时，为了保卫和平要有見义勇为的精神，貢獻我們的财产、生命、一切……

（上接第33頁）

的。因此我們中国神长教友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須本着独立自主的精神，用自己的力量，办好教会。羅馬教廷必須尊重我們中国神长教友在宗教上应有的权利。我們享有这种权利，才能維護祖国尊严；我們享有这种权利，在圣教会也是完全合法的，同时，在許多国家都有先例可循。羅馬教廷不得任意干涉中国天主教的教务，因为这种干涉，損害我們应有的权利，在圣教会內也是沒有根据的。在主教人选的选择、任免方面，羅馬教廷

……。

今天和平之王耶穌基督誕生了，主的天使給我們报告了“良人受享太平于地”的福音，我們每个教友，應該虔誠地向祂祈求世界持久和平，并要給祂許下，要做一个和平使者、保卫和平的战士。同时，我們也應該由衷地拥护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所发表的和平宣言，向全世界的善良教友呼吁：“組織起来，进行斗争，争取①立即停止試驗原子武器和氫武器；②在最短期間內无条件禁止生产和使用这种武器。”

“給世界以和平！”

應該尊重我們中国天主教会的意見。只有这样，才能符合我們中国天主教的利益，也符合整个圣教会的利益。我們明确了自办教会的方向，而且实现了自办教会的目的，那末我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才能胜利地向前迈进。

我們中国天主教的神长教友应当在今后一个时期內，严肃認真地解决上述三个問題，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作者系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常务委員、貴阳市天主教友爱国会主任）

中國天主教會往何處去？

· 楊士達 ·

今年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天主教主教代表會議上，國務院習仲勳秘書長的講話中曾提到這樣的問題：

“……你們是站在六億人民的大家庭中呢？還是跟着梵蒂岡走，站在反對新中國的帝國主義一邊呢？”接着習秘書長還補充說明：“你們要與梵蒂岡進行宗教聯繫，人民政府並不反對，但梵蒂岡是利用宗教干涉我國內政，進行帝國主義活動的，大家必須認識清楚……。”

習秘書長提出的問題，就是中國天主教會往何處去的問題，也就是今後中國天主教應走的方向問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關係中國天主教會的存亡問題。在中國天主教主教代表會議的預備會議上，對這個問題曾反復加以討論，已經得到了解決。全體代表通過的決議指出：“會議一致認為，為了祖國的利益，為了教會的前途，中國天主教會必須徹底改變舊中國時代帝國主義帶給我們教會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狀態，實行獨立自主，由中

國神長教友自己來辦，在不違反祖國利益和獨立尊嚴的前提下，同羅馬教廷保持純宗教的聯繫，……堅決反對羅馬教廷利用宗教手段干涉我國內政，侵犯我國主權，破壞我們正義的反帝愛國運動的任何陰謀活動”。這個問題傳達到各地並展開討論時，除了極個別的神職人員和教友奴隸成性，已無中國人氣味，恬不知恥，仍舊情願卑躬屈膝，為帝國主義服務者外，極大多數神長教友都能明辨是非，分清敵我，對決議表示熱烈擁護。現在我為了鞏固對這個問題的思想知識，再次提出來這個問題和神長教友們共同討論。

天主教正式傳入中國已有三百多年。在公曆1600年，第一個來中國、到達北京的傳教士是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由於他傳教的手段高妙，深得士大夫的信任。通過他的關係，其他國家的教會也派遣教士來中國，尤其在鴉片戰爭以後，帝國主義根據不

平等条約，竟派傳教士來中國，作為侵略的先鋒隊。這些傳教士來到中國，分割中國的土為自己的勢力範圍，法國教會占據河北省及江浙兩省，意大利占據山西省，比利時占據內蒙、陝西，德國占據山東，葡萄牙占據澳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帝國主義利用美元的神通，滲入各國的傳教區，拜金主義的梵蒂岡當然也同意分割若干教區給美國教會作根據地。在歷史上，帝國主義之間互相爭奪教區的事件時有所聞。根據江南傳教史（法籍耶穌會士寫的）的記載：1841年法籍 Besi 主教經教廷派為山東教區的主教，同年葡籍江南主教 Cajetan 死亡，教廷委任 Besi 主教兼任江南主教。葡萄牙教會認為江南區域是葡萄牙教會的傳教勢力範圍，不容別國傳教士前來染指，澳門的葡萄牙籍傳教士向他們的政府匯報情況，要求和教廷交涉，把江南各省的傳教權仍歸還葡萄牙教會。當時法國的執政者是妄想統治世界的野心家拿破侖三世，梵蒂岡——這個最善于隨風駛舵的政治集團，沒有同意葡萄牙政府請求，正想搶奪葡萄牙的保教權的拿破侖也當然沒有讓步。

從歷史上看，天主教傳入中國三百多年，中國從來就沒有過自己的教會，而帝國主義國家的教會反而普遍設在中國各地。何以天主教傳入中國如此之久，中國人自己的教會成立不起來呢？在這個問題上，就暴露出帝國主義的侵略性無往不在。帝國主義國家派其傳教士來中國並不是發展中國的傳教事業，培養神職人員和建立自主的教會，正如在經濟、文化各方面同樣不是來幫助我們建設，而是來開辟市場，傾銷成品，搜刮我們的物資。帝國主義國家的教會在中國是為本國政府侵略服務的，當然不願意看到我們自己成立教會。因此，對我國的神職人員大肆污蔑為“低能兒”，說中國人不能自理教會，不配做主教。1926年中國大革命的前夕，逃回國去退休的法國帝國主義分子金神父（P. Robert），抵達馬賽，有“晨報”記者問他對中國人民要求取消不平等條約的意見時，他說：“頭腦不平等，條約當然也不平等。”意思是說：中國人的頭腦要低一等，不平等條約不能取消。在教會里，這些帝國主義分子當然也更瞧不起國籍神職人員，無論在生活待遇、取權地位方

面都受到压迫和歧视，使他們抬不起头来；在他們面前特別強調“听命守誠”，目的是要他們就范，無論在思想和行动方面不許越雷池一步。另外在培养神职人員方面，使种种方法不讓人数适当增加，而仅仅增加少数，足够为他們驅使为限。教內帝国主义分子所使用最卑鄙的手段就是在修道院里強調宗教是“超政治，超国家”的，要使青年修生忘記自己的祖国，以后可以长期奴役他們，对于具有民族自尊心、有爱国思想的青年修生，就加以无情的打击，不就范时，不惜驅逐出修生院門外，扣上无“圣召”的帽子就了事。据我个人所認識的这样在大修院將修完神业而被开除的修生就不知有多少。因为这个緣故，国籍神职人員的数字一直不能滿足客观需要，教內帝国主义分子就有借口不放弃教区，使中国永久不会有自己的教会。

外国傳教士在中国作惡多端：傳遞情报，进行反革命活动，压迫民众，引起教案，作为割地賠償的根据。羅馬教廷一貫通过宗教形式干涉中国內政。利瑪竇最初傳入天主教时，准許中国教友祀天敬祖，教廷受到別国傳教士的压力，禁止

中国教友这样做，康熙認為教廷搶他的統治权，干涉中国的內政，下令驅逐执行教廷命令的傳教士于澳門。直至鴉片战争，帝国主义用大炮和兵艦轟开了大国的門，外国傳教士再随着兵艦而来，充侵略的先鋒。法国帝国主义派 Lagrene（拉格納）为駐华公使，与中国訂立不平等条約，同时带来了六个耶穌教士，其中兩位即 Claretin 和 Gannet，偕公使坐“Sirene”号旗艦，其余四个坐“Recherche”运输艦，于1842年12月12日从馬賽来中国。

这些傳教士来到中国，依靠不平等条約的特权，橫行霸道，依勢凌人，气燄万丈，与中国人民群众結成不共戴天的仇恨；只有流氓地主为借势而入教或为貪圖小恩小惠而吃教；更使人民群眾恨之入骨的事情就是包庇訟事，不良的教徒在民間霸占人財，鬧事生非时，外国傳教士出头袒护，压迫地方官員判決无罪。当时清政府也以战敗者自居，見到莫不退避三舍，人民見政府軟弱无能，多起而自卫。外国傳教士唯恐天下不乱，到处造成教案，帝国主义就借口要求割地賠償。

外国傳教士深入中国腹地，做特务情报工作不是从近年才开始

的。他們踏上中國的土地時候就負有這個使命。我們看看他們自己在江南傳教史上寫的供詞吧：法國派來華的公使Lagrene（拉格納）到香港時，江南兼主教Besl立刻送去一件情報說：“自乾隆以後，天主教被禁止宣揚，教產被沒收，必須提出傳教權，最要緊的就是對中國要施壓力，一切要求都可以滿足，希望公使對法國天主教會特別照顧。”同時給公使作的訂約的參考資料，一份美帝國主義所訂的條約草稿，使拉格納胸有成竹，遂心所欲地與廣東巡撫耆英訂了黃埔條約。至於協助清政府借外國軍隊消滅太平天國革命力量，引導八國聯軍進入北京城，掠奪中國人民的財富等方面，外國傳教士擔任了幕後參謀。

這個短短的中国天主教歷史的回顧說明：中國一直沒有自己的教會，傳教權被各國帝國主義掠奪去，紛紛在我國各地設立各國的傳教會，作為侵略我國的工具，抑制教務的發展，使中國的天主教會永久停留在殖民地狀態。

中國人民偉大的革命勝利，解放了整個大陸，百年來侵略我國的帝國主義無例外地一概被清除出境。我們中國人如巨人一樣站起來

了，如同雄獅一樣醒來了，自己掌握了命運。國家的任何部門都能獨立自主，天主教會就不能例外，再被帝國主義分子一貫潛伏在教會內進行特務工作，破壞祖國人民利益，更是不能容忍的。在中國土地上，中國人辦自己的教會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有什麼可以非議之處呢？哪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的教會不是自傳、自治、自養的呢？在法國我們沒有看到有意大利耶穌會進行傳教，同樣的，在意大利也不允許別國的教會去活動。我們應當自己辦理自己的教會，人民自己的事務不容別人插手。我們有力量辦理自己的教會，我們不要自暴自棄。我們要有決心和信心辦好自己的教會。我們有三百多萬教友，大家團結，力量是偉大無比的，任何事業都辦得好。

自從教內帝國主義分子的罪惡被人民揭發以後，他們都低頭認罪，請求人民寬大處理，讓他們回老窠去了。其他絕大部分看到大勢已去，再不能在中國發號施令了，自動請求回去了。他們能放棄三百多萬中國教友靈魂不顧，我們同胞的神長也能同他們一樣使用這種不仁慈的手段嗎？一定要等待外國傳教士回來才能辦理教會嗎？不，我

們絕大多數的國籍神職人員都有願望和信心要辦好自己的教會。在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上，各地神長和教友代表都紛紛表示過堅決要辦好自己的教會。現在事實擺在我們面前，中國的天主教會必須自己辦，這是責無旁貸的義務。

從辦理獨立自主的教會的要求出發，中國天主教會要走的方向是顯明的。首先，中國天主教會不能蹈過去的覆轍了。過去中國的天主教事業是由梵蒂岡支配的。梵蒂岡本身不是一個純宗教組織而是一個政治集團，操縱在帝國主義手中，特別是美帝國主義，再受它支配必然會消滅。中國天主教為什麼不能跟梵蒂岡走？在政治上同梵蒂岡劃清界限是不是“裂教”？這些問題是解決中國天主教應走的方向的關鍵，值得反復加以討論。過去我們對梵蒂岡問題不敢提，深恐提了要傷宗教感情，現在梵蒂岡對我們中國教會發出一系列的違法亂紀的“通諭”及“指令”，使我們不得不揭穿梵蒂岡的秘密，以便認識梵蒂岡的真面目。

梵蒂岡是一個正式的小型國家，有它自己郵政、警察、法庭、幣制等等，位於意大利首都羅馬的西北角，占地40多公頃，有人口約千

人。國家的元首就是教宗，其下有國務卿兼外交部長及十二位紅衣主教組織的主教會議，決定梵蒂岡一切大事。梵蒂岡在四十六個國家派有公使和大使，只有美國由於憲法的規定和梵蒂岡沒有互派使節，但有總統私人代表代替大使的職務，此外還有斯培爾曼紅衣主教是梵蒂岡和美國的勾結的一架重要橋梁。由於美元的作用，斯培爾曼對梵蒂岡的影響是很大的，一度他有擔任梵蒂岡國務卿的呼聲。梵蒂岡既然是一個國家，當然有它的政治路線，它的跟美國走的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政治路線，那是再顯明也沒有的了，不需要再舉事實證明了。最使我們中國教友感到痛心的是：梵蒂岡作為一個宗教國家，不擁護無剝削、無壓迫的社會主義，而偏偏要擁護專事剝削和壓迫人民的資本主義，甚致擁護殘酷的法西斯及日本軍國主義，支持希特勒、墨索里尼及佛朗哥。教宗庇護第十一世曾頌揚墨索里尼這個劊子手是“天主賞賜我們的”。當這個劊子手被人民絞死於羅馬時，梵蒂岡還盜走屍體珍藏起來，這樣的行為簡直玷污了聖教會。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我們時，在東北製造一個傀儡政

府——滿洲國，梵蒂岡竟承認了這個偽政權，並派法籍主教高德惠為駐偽滿洲國的代表；現在它又派被中國人民驅逐出境的帝國主義分子黎培里駐台灣為“公使”。梵蒂岡仇視中國人民，一向與中國人民為敵，還不明顯嗎？中國天主教會還能跟梵蒂岡走反動政治路線嗎？

梵蒂岡走的政治路線同中國人民（包括中國天主教友）走的政治路線是截然不同的，原來也無關係。在世界上任何國家可以自由選擇自己所愛的政治制度，兩個不同政治制度，兩個不同政治制度的國家可以共處，祇要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政，可是梵蒂岡不這樣做，而要強迫我們跟它走反動的政治路線，強迫我們反對自己的政府。我們既然不是梵蒂岡的公民，當然它不敢公開地阻撓我們，它的法寶就是利用神權來吓唬我們，利用各種宗教的形式來達到它的政治目的。梵蒂岡為什麼不同意張士瓊代理主教管理上海教區？理由得簡單，也很顯明：因為張士瓊代主教是熱愛祖國的神長，同時也要办好教會，不願走龔品梅反革命集團走的反革命道路，也就是說，他不走梵蒂岡的政治路線。所以在政治上，中國天主

教會必須同梵蒂岡劃清界限，不然中國天主教會就走上了反革命、反人民的道路，也就是滅亡的道路！

有些人聽不慣和梵蒂岡劃清界限這樣的措詞，好似和梵蒂岡劃清政治就是脫離教宗了，其實完全不是這回事。為了維持中國天主教的聖統制，在純教宗問題上，中國天主教會不與教廷脫離關係，要是教廷認為我們是“裂教”、“叛教”，那是不公道的，責任在它而不在我們，那是政治的行動，絲毫無宗教意義的判斷。

中國天主教會只有跟六億人民一起走社會主義的道路，站在六億人民的大家庭里，才有光明的前途，才能過着自由平等的宗教生活。中國三百萬的天主教友是六億人民的一部分，都是生活在祖國大家庭中的，中國天主教友所組織的中國天主教會當然應該站在六億人民的一邊，以六億人民的利益為利益，以六億人民的幸福為幸福。我們中國天主教友與六億人民是同胞親手足，休戚相關，不可分割。中國憲法上規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人民政府還設有宗教事務部門，保護這個信仰自由，可知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宗教信仰自由才是真正有保

（下轉第41頁）

中國天主教友走社會主義道路 的關鍵問題

• 周 健 鐘 •

目前我國人民正處在政治戰綫上和思想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特別重要階段。這一階段之所以特別重要，是由於政治戰綫上和思想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能否勝利問題，是關係到能否把我國順利地建成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根本問題，關係到後代子孫的禍福問題。我國要真正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沒有這樣一個社會主義革命，是不能設想的。

全國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願望和決心是早就肯定了，通過這次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除了右派分子還要看他們是否自絕於人民以外，已經把許多立場動搖、認識模糊的人包括我們天主教的一部分人教育過來，和廣大人民一起，走上社會主義的光明大道。但是，這並不等於說人人走社會主義道路都沒有問題了，並不等於說我們天主教友今後走社會主義道路，人人都是一帆風順的。我們還需要在一些實際問題上，繼續站穩立場，劃清界限，進行艱巨的、長期的政治

鬥爭和思想鬥爭，才能在社會主義道路上順利前進，而不致於跌交。

我們天主教的神長教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通過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熱烈探討並作出決議，通過各地神長教友的學習，一般說來，都表示了肯定的、堅決的態度，明確了我們天主教友同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政治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收穫很大，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我們在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上，還聯繫着一些重大問題，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很好解決，那末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有困難的，老實說，將成為不可能，而只是空談。譬如：擁護和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問題、中國天主教和羅馬教廷的關係問題、獨立自辦教會問題，這些都是同我們走社會主義道路息息相關的，都是同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聯繫着的，而不是孤立的，都是我們中國天主教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關鍵問題。因此，廣大神長教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決不能簡單地看成只是對社會主義這一概

念的認識問題，或者只是對社會主義方向的态度問題。今後在社會主義的前進道路上，還是艱巨的，還要經過嚴重的考驗，有些人還會碰到艱苦的思想鬥爭。我們正視這種情況有好处，以便結合實際，作好思想準備，痛下決心，徹底解決問題，克服社會主義道路前進中的障礙。

以下談談這三個問題同走社會主義道路問題的關係：

擁護和接受共產黨的 領導問題

擁護和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同走社會主義道路，兩者是不可分割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社會主義，這也是真理。在我們天主教內曾經出現過“只能擁護社會主義，不能擁護共產黨”；“只能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不能接受共產黨的領導”等謬論，也有人總不願提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問題，只願提走社會主義道路問題。這些都是否定黨的領導作用、脫離黨的領導的言論和行動，雖然口頭上說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實際上根本不可能走社會主義道路。

為什麼有人把擁護和接受黨的領導同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對立

起來呢？據說是因為“共產黨是唯物論者，不信神，我們是信神的，這就是矛盾，無神論者不能領導有神論者，馬列主義不能領導宗教”。這是多麼奇怪的邏輯！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這是六億人民的要求，我們天主教的神長教友難道不是中國人民的一部分嗎？共產黨在政治上領導我們，是領導我們熱愛祖國，領導我們走社會主義的道路，這難道不應該嗎？過去的事實證明，正由於黨的領導，我們的政治覺悟有了提高，我們的愛國運動取得了成績，我們走上了社會主義的道路。今後，如果沒有黨的領導，還有什麼愛國運動可言？還有什麼社會主義道路可言？至於說“馬列主義不能領導宗教”，則是一種惡意的挑撥，無中生有的謊語，我們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是屬於政治範圍的行動，而共產黨領導我們也是在愛國、走社會主義的道路方面，為什麼要夾雜上有神無神的問題呢？如果以信仰上的不同為借口，否定共產黨的領導，豈不走上叛國的道路上去？至於信與不信的問題，是宇宙觀的不同。共產黨從沒有強迫我們接受馬列主義的宇宙觀，而是堅持保護宗教信仰的教

策，使我們能过着充分的、愉快的宗教生活，从这方面不也說明了共产党的领导的正确嗎？不也說明了我們必須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嗎？

否定党的领导，也就等于否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毛主席指示我們：“领导我們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从建党之日起，几十年来，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全国人民的幸福，不惜艰苦奋斗，洒鮮血，抛头颅；解放八年多来，一直是为建设社会主义而辛勤奮斗。共产党大公无私，只有人民的利益，沒有其他私利，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共产党始終不渝地为人民的利益而服务（这里，也包括了天主教友的利益），站在人民群众之中，密切联系群众，这是共产党与任何资产阶级政党不同的主要标志。任何资产阶级政党，都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即劳动人民以外的个别阶级利益，站在人民群众之上，而与人民群众是根本对立的。如果用看资产阶级政党的眼光来看共产党，因而不拥护、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显然是极端錯誤的，这就是立場問題。只有拥护和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建设社会主义

的根本保証。在我們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問題的同时，必須解决拥护和接受党的领导問題，清除帝国主义制造的有神論者和无神論者对立的影响，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最根本的实际行动。

中國天主教和羅馬教廷的關係問題

羅馬教廷濫用宗教职权，通过宗教形式来干涉我們內政，破坏我国神长教友的反帝爱国运动，打击爱国神长教友，妄圖煽动我国神长教友反共、反人民，事实是不胜枚舉。一句話，羅馬教廷不要我們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要我們和它一道去投靠帝国主义，这就是为什么我們必須彻底揭露羅馬教廷的一切政治陰謀，割断同羅馬教廷在政治上、經濟上的关系的原因。我們中国天主教神长教友，只有采取这种坚决的正义行动，才有可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十分明显，如果我們今后还繼續跟着羅馬教廷的反动政治路綫跑，同羅馬教廷在政治上不划清界限，那末这实际上是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道路，而不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从羅馬教廷的各反种勁“通論”、“命令”来看，其

目的都是使我們中国神长教友变成它反动政治的俯首貼耳的工具，最后使我們走上背叛祖國的道路。如不坚决反对它的这种政治陰謀，和它划清政治界限，如何談得上走社会主义道路？即使我們表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态度和决心，但同羅馬教廷的关系問題不解决，这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态度和决心，也是不实际的，不可靠的。我們并不能因为我們信奉天主，而对羅馬教廷承担任何政治上的义务，当然，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規上，我們和羅馬教廷保持純宗教的联系，这已經就尽到了一个教友的本分。我們同羅馬教廷的关系問題，本質上就是兩条道路的斗争問題，如果接受教廷的反动政治指示，那是破坏社会主义，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上海教区和全国各地的神长教友反对羅馬教廷否認張士現代主教和授予所謂“和平通功”者以特权的“命令”，就是兩条道路的斗争，就是坚决表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义行动；李維光代主教和李蕭桃神父因爱国而受到羅馬教廷的“絕罰”表示坚决反对，以及神长教友坚决支持他們，反对羅馬教廷的这种“

絕罰”，都是兩条道路的斗争，也是坚决表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义行动。因此，反对教廷的一切政治破坏陰謀，同教廷割断一切政治上、經濟上的关系，也是我們中国天主教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实际行动。

独立自主自辦教會問題

中国天主教应当彻底擺脫帝国主义的 control，結束教會的殖民地状态，由中国神长教友自办教會，这是我們中国天主教會今后的正确方向。这个方向是肯定了的，不能动摇的。我們广大的神长教友必須实现独立自主、自办教會的目的，才能順利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不能設想：我們的国家已經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而处在这个国家里的教會仍然受着国外势力的控制成为殖民地教會，而大家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不能容忍这种现象的存在，何况我們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更不能容許国外势力在我們国内的任何方面来发号施令，否則將大大地損害我們的民族尊严，即使我們主观上願意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事实上也不可能达到自
(下轉第 23 頁)

割斷與教廷在政治上的聯系，獨立 自主辦好中國天主教會

陝西三原教區代理主教

任志平

全國三百多萬教友迫切期待着的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已于本年8月2日在首都勝利地閉幕了。在這個具有偉大意義的會議上，代表們熱烈地討論了兩條道路問題、教會內的肅反問題、中國天主教同羅馬教廷的關係問題、宗教政策問題，以及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等問題；駁斥了許多錯誤言論，並且同教會內的右派分子進行了嚴肅的鬥爭；更在認識一致的基礎上通過了“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決議”。這些令人興奮的收穫，充分說明了中國天主教友愛國運動已經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是中國天主教空前未有史無前例的盛舉，豈能不令人歡欣鼓舞？

可是，正當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舉行的時候，羅馬費特通訊社却一再地發出消息，誣蔑和破壞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不准我們參加，並不准我們參加共產黨領導下

的任何組織，否則就要受到最嚴厲的“絕罰”；並號召我們“流血致命”。同時教廷傳信部再次發佈否認張士琅為上海教區合法代理主教的命令，贊揚龔品梅為“最稱職的主教”，誣蔑我國政府依法逮捕龔品梅為“不合法”的措施，企圖授“特權”予喪失了中國人民立場與禍國害教的“和平通敵”者，使上海教區各自為政，分裂混亂；要廣大的教友反對自己社會主義祖國。這是多么反動的政治陰謀！與會代表，本着實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精神，經過了幾十天的反復討論和認真研究之後，一致表示反對羅馬教廷這種反動無理的措施，拒絕了羅馬教廷的無理干涉，堅決擁護社會主義，走反帝愛國的道路上。這樣就給中國天主教會指出了一條光明的前途，確實令人興奮鼓舞不置。現在僅就中國天主教會與羅馬教廷的關係和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問題，談談

我的認識。

關於中國天主教與羅馬教廷關係問題

關於中國天主教同羅馬教廷的關係問題的解決，是這次會議最重要的收穫之一。這次會議對這個幾年來時刻影響着我們的問題，作出了決定，就是：在不違反祖國利益和獨立尊嚴的前提下與羅馬教廷保持純宗教的關係，在當信當行的教義教規上服從教宗的領導；但在政治上、經濟上，堅決和它割斷關係；中國天主教會必須由中國的神職人員和教友自己來辦理，絕不能讓它再被帝國主義和外國修會來操縱和利用。

本來這是很顯而易見的道理，也是愛國愛教的天主教人士應毅然趨赴的光明大道。但是有些人因受了帝國主義的思想毒害太深，對於羅馬教廷的態度僅從宗教關係出發，認為教廷是超政治的，教宗在一切措施上都是不能錯的，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所以在愛國的大道上，划不清政治上的敵我界限，認不清羅馬教廷假借宗教干涉我國內政的陰謀；以致盲目服從，是非不

分，在那里搖搖擺擺，徘徊不前，于國無益，為教有害。更有极少数喪失了民族氣節、甘願受帝國主義利用的反動分子，陰謀製造教會分裂，妄想奪取教會領導權，汲汲惶惶，千方百計地詆毀大會的決議，反對參加大會的代表，替羅馬教廷的反動政治面目辯護，說反對羅馬教廷的反動政治命令就是“裂教”；驅逐帝國主義分子和控訴反革命分子“應受絕罰”；甚至竟說參加大會的代表們已受了“絕罰”。這批喪失了天良的反動分子，在“愛教”的幌子下，與國外的帝國主義分子內外相呼應，籠絡、蒙蔽認識不清的教友，打擊愛國愛教的神職人員和教友，其用意至為陰險，手段也極為惡毒，現在正在逐步地暴露出來，為許多人知道了。

人民政府早已堅決地表示了中國天主教會與羅馬教廷的宗教關係，是可以允許的。解放以來，各教區負責人，在教務上和羅馬教廷通信往來，人民政府從未加以監視和干涉。那麼是什麼原因阻礙了這種聯繫的正常進行呢？主要原因是羅馬教廷對新中國一向採取敵視態度。它派了被我國驅逐出境的帝國主義分子黎培里駐在台灣，繼續進

行破坏新中国的阴谋活动；它支持战犯于斌在国外到处活动，企图叫蒋介石卖国集团复辟；对中国没有实行名符其实的圣统制，并没有为了教会和教友灵魂的利益增加一位国籍主教，把管理教会大权还给被驱逐的帝国主义分子保留着。我们都知道，教廷过去曾给奥国皇帝对于教宗人选的否决权，也曾在与意大利的协定(1929)中同意在选任主教以前，通知意政府，如意政府反对时，应行另选。但对于上海，竟把全部法典推翻，连遵照法典而产生出来的张士琅代理主教都否认了。请看这是政治问题呢？还是宗教问题呢？是我们破坏了与教廷的正常联系呢？还是教廷破坏了这种联系呢？

我们圣教会是极讲平等的。所谓“一视同仁”，就是我们圣教会道理的最高表现。我想我们的反帝爱国运动，总比大法蘭西主义(Gallicanism)高尚的多；依照法典产生出来的张士琅代理主教，总比由法蘭西集会法(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 1790)选出来的主教和拿破仑任命的**主教**(1801)合法的多。两相比较，好坏立见，为什么罗马教廷对大法蘭西

主义不加弃绝，对于拿破仑任命的主教不加否认，而独对中国教友的爱国行动就会恐吓干涉，对非法产生的上海代理主教就会否决起来呢？总之，罗马教廷对于帝国主义者的所言所为，这也是对，那也是对；对于新中国的教会，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也有罪，那也有罪。据我看，除非背叛祖国，推翻人民政府，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就无往而无罪。请看这是宗教问题呢？还是政治问题呢？

根据教义，圣教会在非天主教国家里，对政府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阻止传教和救人灵魂(参看Danquerey, 700页)；换言之，就是要求宗教信仰自由。我国政府对于教会的要求也很简单，即：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宗教信仰自由早已载于宪法，成为公民的法定权利；而热爱祖国，更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天职，是任何人不得随便干涉的。目前，我国神长教友，绝大多数已提高了自己的爱国主义觉悟，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迈进前进。但是我们这些正义的行动，却遭受到了罗马教廷无理的干涉和打击。它一方面承认台湾蒋介石卖国集团，对我国一贯采取敌视

的态度；另一方面利用宗教职权不断地破坏爱教爱国的神长和教友，以“非神”或“搞神权”等手段来威胁打击皇帝爱国运动。这些举动，显然已经超过了宗教活动的范围。教会元首只能管荣主教灵的事情，不应管人家的政治生活。我们只信奉了天主教，并没有变更了国籍。我们是新中国的人民，教宗有什么权利来过问我们的政治生活呢？对于罗马教廷这种利用宗教干涉我国内政的政治命令，我们绝不能接受，因为这与宗教无关。

有人說：“你们听命要如同瞎子”。教廷虽然发了错误的命令，由教廷负责，与你无关。你听了错误的命令，仍然有功。”又說：“凡不議論长上是非的人，才是良善的信徒。”企图使人盲目地和无条件地服从罗马教廷。此等謬論，簡直是離語欺人。在整部神学中，从没有說，只有盲目領導者有罪，盲从者就可以逃避責任的。否則神学就不必研究，只听人的命算了。耶穌說：“瞎子領瞎子，双双掉陷坑。”这不是明明告訴我們听錯誤命的和出錯誤命的同样犯罪，同样受天主的懲罰嗎？我們正当地热爱教宗，本来是很好的美德；但爱得連

是非也不分，善惡也不明，好也是好，不好也是好，那就不对了。这种爱，对教会，对我们自己都没有好处。所以我們在听命的态度上，必須明辨是非，去弃那正道的，絕不能象瞎子一样地去听命才好。

从之，我們和羅馬教廷的关系，正如国务院习德毅長所指出的，“一方面固然是宗教問題，但是最重要的是关系到两个对立的政治立場問題。”所以我們对羅馬教廷的态度，仅从宗教的关系出发是不对的，因为羅馬教廷固是教会最高領導者，但别忘了它同时也領導一个梵蒂岡國；它有宗教性的一面，也有政治性的一面，重要的問題在于宗教与政治要严格的区别开来。我們始終不渝地尊从羅馬教廷的純宗教領導，但絕不接受它的政治領導。我們反对羅馬教廷的政治路線，并不等于脱离教宗；因为羅馬教廷只有管理宗教的权柄，而没有管理政治的权力。只有把宗教与政治严格地区别开来，才能完成我們爱国爱教的双重責任。

關於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問題

我們天主教之所以能傳入各

地，实由于教义之大公无私。我們的教会不但在理論上主張人类平等，而且在神品职位的傳授上，也一視同仁，不分畛域。即教宗的尊位亦不能由一国或少教国專任。例如繼聖伯多祿的教宗們，如聖良、聖克立門等，已經不是猶太人了，協同聖保祿傳教于克利特和厄弗所的主教，如弟鐸第茂德等，皆是当时新奉教的希臘人和小亞細亞人。若論外國人到某一国家傳教，在初期，虽屬必要，但終是暫時的、过渡的，故当本地圣統制建立之后，自无存在之必要。这是历史事实，无庸多贅。但是帝国主义唯恐我国神职人員，一旦自立起来，必定要阻撓其利用教会侵略中国，所以积极阻撓国籍神职界的发展。几百年来，中国天主教会一直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天主教自明季来华，流傳中国已400年，但在1926年以前，中国人要充当一名最低級的代牧主教也不可能，1688年前連充当一名很普通司鐸也办不到。全国教区統由外國人主持，教区的大权全部操縱在外国傳教士手里，这豈是平等博爱的真精神嗎？一視同仁的圣教道理嗎？

目前，我們偉大的祖国，在共

产党领导之下，已經独立自主了。如果天主教会仍然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这是站起来的中国六亿人民，尤其是三百万教友，所絕對不能容忍的。为了维护祖国的尊严和独立，我們必須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現象。所謂自办教会，絕不是脱离教宗，自搞裂教，因为我所要求的，只是由中国神职人員管理教会，在純屬宗教方面的事务上，我們仍然服从教宗的领导。我們所要求的独立自主，仅仅是在政治上不走羅馬教廷的資本主义路綫，在經濟上要与它割断关系，在主教的选择任免等教会应享的权利上，要羅馬教廷尊重中国神职人員和教友的意見。这当然不是裂教，也不是脱离教宗。我們一定要争取有权利选举爱国爱教的中國神职人員充任主教，报羅馬教廷批准备案；不批准，据理力爭。这是一场复杂的、艱巨的、长期的斗争。只要我們团结一致，努力不懈，最后的胜利終是属于我們的。

（作者系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委員）

漫話對教廷的抗議

北京教區神父

王師德

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全体代表，通過了一件“對羅馬教廷否認上海教區合法代理主教張士琅的抗議”。這是代表們站在中國人民和教友的立場，從維護上海教區利益出發，反對羅馬教廷破壞上海教區的正義行動，是完全正確的。無奈我們中國教友多年來受帝國主義的蒙蔽，毒害太深，一聽到對教廷提起抗議，便不問是非曲直，立時大驚小怪起來。有的人說：“抗議的字眼用的不當，對教廷有失敬之

嫌，不如採用申訴的辦法，請求收回成命。”還有的人說：“神長們都相率不服從羅馬教廷的命令，我們教友怎樣來听他們的命呢？”我們中國教友，向來對羅馬教廷是最尊重最服從的，並且今屆對教廷，在當信當行的教規教規上仍要服從。但是如果教廷來干涉我們國家的政治，挑撥中國教會與政府的关系，或在任何案款形式掩蓋下破壞我們祖國的利益和中國天主教會的利益時，我們是至死不能听从的。我們信奉的是天主公教，却沒加入梵蒂岡國籍，教廷有什麼權力來干涉我們的政治？羅馬教廷對全世界天主教會負領導責任，竟然違背救世主耶穌博愛和平的宗旨，甘心追隨帝國主義，實足貽全世界天主教會之羞。我們不加責問，倒也罷了，反來無理干涉中國天主教神長教友的愛國正義行動，一再玩弄絕罰，迫害我們愛國愛教的紳士和教友。愛國是人民的天職，也是天主的誠命。我們焉能背弃人民的天職，違抗天主的嚴命，而唯教廷的馬首是瞻呢？“使正氣”抗議”教廷傳信部於今年3月2日和7月10日兩次發出的否認上海教區合法代理主教張士琅，并授予所稱

“和平通功”者以“特权”的命令，仍不超出干涉我国政治和迫害爱国神职人员的范围。在觉悟了的中國神长教友面前，任何宗教形式掩蔽下的阴谋都是不难揭穿的。龔品梅身居主教尊位，竟尔倒行逆施，阴谋颠覆祖国，甘心为美蒋作棍，不單危害了祖国人民的利益，也实在毀坏了中国教会。我人民政府接受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將其逮捕法办。上海教区一些明大义、有气节的神职人员，由于爱教的良心出发，依照法典选举了張士琅神父为上海代理主教，不但合情合理，也实为上海教区急切的需要。張代理主教以耆耄高年，当仁不让，出任艰巨，秉牧群羊。方以情理而论，教廷接到报告之后，理当欣然照准，勉慰有加。岂知大謬不然。选举的进行完全是合乎法典的规定的，并且呈报选举的结果时亦尽其辞誠意，而羅馬教廷不唯不承認張士琅为上海教区代理主教，反授“特权”与所謂“和平通功”者。彼所謂“和平通功”者究何所指？誰为“和平通功”者？誰又非“和平通功”者呢？个中企图，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岂有因热爱自己祖国而見讓于“和平通功”

”之門外，而使背叛祖国的反得享受“和平通功”的恩惠呢？幸其結果，不过造成神职人員中間与教友群众中間的分裂而已，不过促使中国教会的毀灭而已。

教会的主教制，自圣教初兴之始即已确定，到現在將近二千年了。各地教会一直保持着主教制度。授“特权”与“和平通功”者之說，实为圣教历史上从未曾有过前例之举。这样破坏圣教会的传统的制度，使教区陷于无领导无政府的状态，神职人員怎样能团结一致？氓氓群羊將何所适从？因此，出席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全体代表，其中包括主教、神父、修女和教友，一致从維護正义出发，为上海教区的事業着想，英勇地通过了“对羅馬教廷否認上海教区合法代理主教張士琅的抗議”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必要的，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抗議可行与不可行，要看所命令的正确与否，而不在出命令的是誰。正确的命令，即便出自地位較低的人，也应当服从；不正确的命令，虽然出自最高地位的人，也应当抗議。

圣教会初兴的时候，割礼派与非割礼派大有紛爭。圣伯多祿虽然

宣布了“凡外邦人信奉新教的，不必奉行割礼的古礼”，但是伯多禄开始在受过割礼的信友面前，不敢打破犹太人旧观念。圣保禄当面对他提出了抗議。保禄致加拉太人的书信第2章11节至17节詳細地記載着这件事：“磯法（伯多禄）到了安提約，因他有可責之处，我就当面斥責了他。从雅各伯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飯，及至他們到来，磯法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外邦人与隔离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隨着伪装，甚至连巴拿巴也隨同作伪。但我一見他們所行不正，与福音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磯法說：你是犹太人，既已隨同外邦人行事，不隨犹太人行事，怎么倒勉强外邦人隨犹太人呢？我們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人，既知道罪人成义不是因守古經

律法，而是因信耶穌基督，連我們也信了基督耶穌，使我們因信基督成义，不是因守古經的律法成义……我們因基督成为义人，却仍旧是古經律法的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嗎？”請看，圣伯多禄是耶穌亲自指定的宗徒之长，圣教会的元首，在举动上稍有不当，圣保禄宗徒便当面提出指責，提出抗議，但圣伯多禄并未因保禄的指責而震怒，反而謙虛地接受了；保禄也未因对伯多禄的指責而遭到任何非議。現在羅馬教廷对上海教区的措施，已經不是措置适当与不适当的問題，而是大是大非的問題了。对大是大非不辨明，便是抹煞真理，便是同意辱沒教会。義顧慮重重，不敢同意对羅馬教廷否認張士瑛为上海教区代理主教的命令提出抗議的，我誠不知其何所据而云然。

（上接第29頁）

障的。我們天主教友和六亿上民虽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但在互相尊重的原則下，不妨碍团結合作，共同努力于社会主义的建設。

在六亿人民的大家庭中，沒有剝削，沒有压迫，沒有貧窮，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愉快幸福，我們天主

教可以把心情安定下来，堅决反击帝国主义和教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保卫中国天主教会，保卫世界和平；全心全意为祖国的独立、繁荣、富强而奋斗。

（作者系中国天主教友委员会副主席、上海市天主教友委员会常委兼主任）

關於擁護社會主義制度問題

天津教區神哲學院神父

王 洗 耳

盡人皆知愛國是天主的誠命、公民的天職，每個教友都有兩重義務來愛護國家，擁護政府。然而，為什麼還有人在愛國方面遲遲不前呢？為什麼還有人對這個問題還存在一些顧慮呢？問題的焦點恐怕在於：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實行了把生產資料收歸國有的社會主義制度。這種公有制與教會神學中所講的私有制看來有些矛盾，因而，從信仰的角度，是否能擁護實行公有制的社會主義，便成了有些人心中的一個困難問題了。

在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預備會議期間，右派分子王克謙即曾提出：“天主教主張私有制，這是人的秉性，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是取消私有制的。”王克謙的謬論在會上已經受到了大多數代表的一致駁斥，並已低頭認錯，承認“取消生產資料私有制問題，是為了取消階級，這同我們聖教會的道理，也是

相符合的”（見“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專輯”，第44頁）。但是這樣的錯誤看法，可能在有些人的思想中還有所存在，所以有必要加以進一步的分析與駁斥。

論到關於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的問題，目前流行着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是：認為社會主義的原則與天主教的教義冰水不同爐，所以教友絕對不能擁護這種制度。這與右派分子王克謙在北京大會上的謬論是一致的。另一種是：認為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切與我們的教義完全符合，只有擁護社會主義，才符合我們的教義。我就這兩種看法，談談我的意見。

右派分子王克謙的反動謬論，是似是而非的，僅从上引他那段話來分析，便能看出他是包藏禍心，有意向社會主義進攻；因為他把明明是沒有根據的謬論與正確的言語混在一起，企圖迷惑人。“天主教

主張私有制”，這話是對的，但是他的第二句話——“這是人的秉性”，便是完全錯誤的了。下面就這點加以分析。

天主教是主張私有制的。在倫理神學“公道”(de Iustitia)篇上，關於這問題，有過很長的討論。不過這裡所討論的，只限於私人之間的主權問題；也就是說，教會所主張的私有制的原則，僅能應用於私人之間。例如：一個人對他的財產有私有權，另一個人不得侵犯。這個原則，不能結合於政權上；也就是說，並不包括政府對私有權的改變。正相反，倫理神學許可政府在必要的情况下，為了公共的利益，改變私人的所有權。就是在資本主義國家里，也有的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如礦山、鐵路等。這不相反我們的教義。那末，社會主義國家把生產資料收歸公有，又怎能說是與教義冰火不同爐呢？

王克謙說，私有制“是人的秉性”。這完全是毫無根據的欺人之談。說是“秉性”，即等於說是“本性律”了。須知本性律是不能更改的，也是任何人不能違背的。但是我們從歷史上來看，私有制並不是不能改不能違背的絕對的東西。聖

教初興時，教友們的生活，據“宗徒大事記”記載，就是實行公有制的：“信友都度共產的生活，他們有時賣掉自己的田產家業，均分所得的代價，以應付每人生活的需要。”(宗，二，44。譯文據天津崇德堂1949年出版的“新經全集”。)再有，直到今天，教會內的男女修會的生活，也是實行公有制的。這是聖經和教會歷史的記載。再就社會上的現實來看，蘇聯實行公有制已40多年，目前世界上已有13個國家、九億人口實行公有制。又怎能說私有制是“人的秉性”，把私有制看成是不能更改的本性律呢？

于此可見，王克謙在北京大會上反對公有制的謬論，完全不是什麼從信仰的角度來說話，而正是處心積慮來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愛社會主義的國家了。

對於第二種說法，就是認為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切與我們的教義完全符合的說法，我有些保留的看法。我認為，最好是說社會主義制度有好些地方與我們的教義相符合，比較實際。社會主義的原則是取消剝削、取消壓迫。這與天主“愛人如己”的教訓的精神是一致的。但是這並不等於說，社會主義

的一切，國家的所有政策法令，都與我們的教義相符合。例如政府頒布的婚姻法許可離婚，而我們的教義不許離婚；政府号召避孕，我們的教義禁止避孕。這些都是矛盾的地方。但是，我們究竟不能因為這些就不愛國了，因為自古有史以來，從沒有過一個國家或一種政治制度，與天主教的教義完全符合。政治與宗教是兩回事，政權與教權是兩種權，各有各的範圍，誰也不能干涉誰。不能因為國家的政策法令有地方與我們的教義不符合，就不服從。愛國既是天主的誠命，我們作為國家的公民，就應該服從。如遇到實際問題，國家的政策法令與我們的教義教規有矛盾，應該用求同有異的原則去解決。即如婚姻法許可離婚，但是不離婚並不是違反婚姻法。一個教友結了婚一輩子不離婚，豈不是既守了教規又不違法？再如避孕問題，政府雖然有此号召，但不是強迫每個人都必須避孕。避孕雖然是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期間所採取的必要措施，但我們天

主教人格于教規不實行，也不籌備法。不愛國。上海的政府有關部門不是已經宣布，在醫院工作的教友醫師，可以不實行避孕手術嗎？可見這些並不構成我們不擁護社會主義、不愛國的理由。

綜上所述，社會主義制度雖然不百分之百地與天主教的教義符合，但是它的基本精神與我們的教義是沒有什麼衝突的。我們不能上右派分子的當，拿他們的似是而非的謬論當成金科玉律，因而對愛國、擁護社會主義制度有所懷疑。我們既生而為中國人，而天主又給我們安排了一個前途光明與幸福的社會主義制度，我們就應該毫無顧慮地擁護它；不然，我們就沒有盡到愛國責任，沒有守好天主第四誠。那樣，對於我們的國家，對於教會的廣揚都不是利的，對於我們救靈魂也是不利的。政府對我們“一向是採取團結合作的政策”（習仲勛秘書長語）的，我們沒理由不與政府團結合作，自外於祖國，自外於人民。

更 正

本刊本年21期5頁左欄文第9行“1956”應為“1955”；第14頁末行“buanto”應為“quanto”；第22期25頁右欄文第19行“优越”應為“優越”。特此更正。

對張士瓊代主教問題的看法

天津小營門天主堂神父

羅汝蘭

為更明白教宗對張士瓊代主教的處理無效，在談張士瓊代主教問題之前，我願先談一下神權的分類。

(1) 神品聖事權 (Potestas ordinis): 神品聖事之權，是在一個男子合法地受主教祝聖，立刻就得到聖事之權，但得有教區正權人的批准，發給受祝聖人以許可 (dimissoria) (見 Can. 958)。一位神父再次受祝聖，經過教宗批准，便成為主教 (見 Can. 334.38)。主教的管理權或直接或間接得到教宗的傳而公議教友)。故此，受祝聖的人永遠為神父、主教了，因為神印是不可消滅的。

(2) 教會管理權 (Potestas regendi): 我們神長教友都很清楚地了解，教會的體系是由上而下的，即教宗、主教、神父、教友，組織成一個完整的教會。為此當按級服從，因為管理教會的權柄是直接從耶穌傳下來的。

張代主教的問題

現在我們談一談張代主教的問題。第一，張代主教不是聖主教，用不着教宗的批准。我們知道，當着教區負責人不能行使職權時，應該產生教區管理人。按法典和習慣，由教區付主教管理；若沒有付主教，請議長當接受管理權，不然，教區中神職人員的年長者必須負責管理教區之責，因為一個教區不能沒負責人，不然教區處於混亂和無政府狀態，教友成了無牧之羊了。第二，按法典429條3款，在本主教不能行使職權時，可以以選舉方式產生負責人，選舉後立刻享有管理教區的權利。只要選舉時遵守教會儀式，不受任何逼迫和恐嚇，是自由秘密進行的(法典168條)，選後以後呈報羅馬。上海教區在嚴肅海反蔣集團被捕後，教區曾一度沒有管理人，處於混亂無政府狀態，教區許多問題不能解決。後由請議長

长徐元荣神父主持，在圣体跟前，经过宣誓、祈祷，进行了完全自由的秘密投票。这完全合乎教会规定，同时在选举后，立刻呈报罗马。罗马教廷来电说，龔品梅是“最称职的主教”，被政府逮捕是“不合理的”；教区管理权要按法典429条1款办理。徐神父再次复电，说明付主教也被捕，429条1款不能执行。直到1957年3月，罗马教廷来信，仍旧否认教区合法领导張士琅；同时颁发“特权”给与和宗座“和平通功”者。这样就否认了張士琅代主教的管理权。

这个否认是无理的，因为：（1）教廷否认的原因不是真实的：教宗认为选举是在人民委员会中进行的。事实張士琅代主教的选举，是在圣堂中进行的；（2）不是为了教友的利益：否认了張代主教，使上海教区没有负责人，是使上海十四万教友成了无牧之羊；（3）不是了教会利益：教会利益要求每个教区必须有合法负责人，不能一个教区没有领导；（4）当龔品梅还没逮捕之前，曾经声明过，若他不在职时，如能选举，必须选举，不能选举时指定人为他的继承人，而張士琅代主教正是合法当选的；

（5）在神学上有这样的规定：在紧要时（*Cassu necessitatis vel cassu urgenti*），一切停神权的人行圣事都是有效的。如有一个病人，眼看要死，在场没有别的神父，只有一个没有神权（被摘权的）的神父，他有本分而必须给病人举行圣事礼节，救病人的灵魂。这说明救灵魂是第一要紧的事情。圣经上也说：“你若得了普天下，丧失灵魂，为你有什么益处？”如今看一看，上海教区十四万教友迫切需要一个灵魂的领导者，而罗马教廷却不承认上海的合法领导人張士琅代主教，是否违犯本性律的要求？十几万人的灵魂的得救由谁负责？因此，罗马的否认是无理的。（6）罗马虽然有权更换一个教区的负责人，但是换掉一个，同时应当再指定一个，可是它不指定，却把神权分授给所谓“和平通功”者，以打击爱国神长張士琅。因此，罗马的处理是不能听从的。

罗马教廷所以这样做的目的，是以宗教形式达到政治目的。罗马教廷因为看到上海合法代理主教張士琅领导教友进行爱国活动，他不便公开禁止張代主教爱国，因而坚决否认他的合法地位，同时把神

权分散，阻止張代主教執行宗教事務。这样做不合乎教会的傳統，因为教会有史以来，从未聞有教区沒有领导人，而每个神职人員都据有领导权的，連在教会黑暗时期也沒有出現过这样的事。而教宗居然这样做，其用心即可見一斑矣。

關於“和平通功”問題

“和平通功”是教会慣用的成語。凡是在教义教規当信当行的事上与羅馬有直接或間接发生联系者，都是“和平通功”者。直接如主教，他們直接与羅馬教廷发生关系；神父教友也都与羅馬教廷有联系，但不是直接发生的，而是通过主教取得联系的，是間接的。据此中国的神长教友，既然都在当信当行

的教义教規上与我們圣教会的元首至圣圣父保持联系，我們就都与教宗是和平通功的，但教廷命令中所說的“和平通功”者，从其实际的内容来分析，是指的那些走漏漏梅反革命集团老路的一流人物，是坚决与政府为敌，破坏爱国运动的反革命分子，是别有用心的；否則它就根本不必否認張代主教的合法职权了。这是十分明显的。因此，我認为教廷无理否認張代主教和授“特权”予“和平通功”者的举动，都是利用宗教形式来达到政治目的，是使我們違反天主教命，背叛祖国。对于这样相反教义的命令，我們絕不能听从，因为我們不能成为祖国的罪人，教会的罪人。

（上接第56頁）

今后必須站稳立場，不可輕信謠言，对破坏性的流言蜚語要追根；

有人則痛斥那些用孤儿院事件誹謗政府的說法，認为那是对宗教政策一个惡毒的誣蔑。（昆明促进会）

安徽籌備舉行代表會議

安徽省天主教界人士座談会，業經10月25日在合肥市召开。現根据与会人員的一致要求，为了更好地團結全省神长教友，进一步开展反帝爱国运动，积极参加祖国社会

主义建設，已于11月28日舉行第七次筹备會議，定于12月中旬召开安徽第一屆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正式成立安徽省天主教友爱国会。（籌備安徽省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筹备处）

堅決擁護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決議

貴州教友傅作相

我聽到我省出席北京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各位代表的傳達報告後，使我感到無比地興奮和快慰！

結合當前國內形勢看，這次大會所討論的每一問題

都非常重要，很中肯。我對這次會議的精神，完全贊成，對會議的四項決議，表示衷心熱忱的擁護。

這次會議指出了今後中國天主教應走的道路和方向；並作出了決議，把中國天主教內長期存在沒有解決的問題——與羅馬教廷的關係的問題，正確地解決了。這是在中國天主教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目前中國天主教三百多萬教友要走的道路，就是和全國六億人民一道，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是解決中國天主教內一切問題的前提。我們中國天主教友要向社會主義的道路邁進，就必須先解決與羅馬教廷的關係問題，這是解決中國天主教

內一切問題的焦點。解放前，由於帝國主義長期把持中國天主教會，解放後我們又沒有及時提高覺悟，積極地解決這一問題，因此帝國主義還想繼續利用中國天主教來作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工具。解放了八年的新中國，只有我們天主教還存在着這樣的問題，對我們每一個愛國愛教的教友來說，是前進的障礙；對全國人民來說，正如習仲勳秘書長在大會講話中說的那樣，“是與新中國的情況不相適應的，全國人民是很難理解的”。

關於與羅馬教廷關係的問題，由於過去我們顧慮過深，怕談，怕問，怕聽，怕變成“裂教”，怕“教不了靈魂”，沒有把政治和宗教的問題清晰地分開研究，死搬硬套地鑽牛角尖，致使自己墜入五里霧中，認識模糊，辨不清是非。我們必須用冷靜的頭腦來思考、分析、研討問題。真理不辯不明，越辯越明，真理是駁不倒的。

這次會議的決議中指出：中國天主教和羅馬教廷的關係，在宗教方面，只有在純宗教上，在不違反祖國利益和獨立尊嚴的前提下，同教廷保持純宗教的聯繫，在當信當行的教義教規上服從教宗；但必須切

底政治上、經濟上和教廷的關係；在政治方面，必須堅決反對教廷利用宗教干涉我國內政，侵犯我國主權，破壞我們正義的反帝愛國運動的任何陰謀。這一決定非常正確，是全中國愛國愛教的天主教友堅決擁護的。

梵蒂岡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我們不是梵蒂岡的公民，絲毫沒有服從它的政治命令的義務。我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完全有責任、有義務服從我國的政策法令。羅馬教廷在政治上一直反蘇、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為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服務的，這種反動行為是我們堅決要反對的。如果我們對教廷不把政治和宗教兩方面分析清楚，就將會在我們的眼睛上蒙上一層灰色的陰影，見不到光明，會受到很大的危害。

教廷一直利用宗教進行反動的政治陰謀活動。解放前曾公開用各種宗教形式，進行反蘇、反共的宣傳；解放後利用潛伏在教會內的帝國主義及反革命分子對新中國進行破壞。麥培里在中國罪惡昭彰，人民政府依法把他驅逐出境。李維光代主教為擁護政府這一措施，教廷就處以“絕罰”，一面還派麥培里

任駐台灣的“公使”。李維光神父因參加赴朝鮮團也遭到“絕罰”；但美國的紅衣主教斯培爾曼在朝鮮作了種種罪惡活動，教廷並未加以任何干涉。反革命分子龔品梅被逮捕後，上海教區無人管理，該教區的諮議會按照聖教法典選出張士瑛代理主教，並報請傳信部備案。教廷竟否認了張士瑛代理主教的合法地位，反稱龔品梅為“最稱職的主教”，頒布命令授“和平通功”者以“特權”。北京開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將成立愛國會時，教廷的喉舌費特通訊社，不斷破壞阻撓，詆毀愛國會是在搞“裂教”，不許教友參加，用“絕罰”威脅愛國愛教的神長教友，號召教友以“流血致命”來對抗人民政府；並不許教友參加共產黨領導的一切組織。由上面所舉的事實已可明白看出：這已不是宗教的問題，而是涉及到政治上的問題了。教廷濫用神權，濫施絕罰，企圖威脅我們的愛國行動。愛國是我們的天職，也是天主的職命，不但無罪，還有功勞。李維光、李維桃兩位神長愛國的正義行為，是我們應效法的。他們既無罪，就不能受罰。不論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的一切罰，都是無效的。

世界各国的法律从没有“爱国罪”这一条。习仲勳秘书长說得对：“爱国有罪，不論是从政治上、道路上、宗教上来講，都是极端荒謬的。”教廷施行的一切“罰”，只要涉及到政治方面的，我們不但不接受，而且还要和它坚决斗争到底。

从羅馬教廷的反动的政治面貌来看，它是我們中国三百多万天主教友走社会主义道路上的絆脚石。我們要扫除这些障碍，必須和它划清政治上的界綫，和它割断政治上、經濟上的关系。中国天主教必須由中国天主教的神长教友独立自主地自办，才能摆脱过去的半殖民地及殖民地的状态，才能順利地和全国人民一同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迈进，共同建設社会主义。

決議又指出：我們要与天主教会內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作坚决的斗争。这次在北京的代表會議上，出現了一些右派分子的荒謬言論，他們當場在會議上放毒。在我們貴州的代表會議上，也出現同样的情况。我們爱国的神长教友們，一定要站稳爱国立場，團結一致，与这些教会內的右派分子划清思想上、政治上的界綫，把他們的謬論駁斥得他們的体

无完肤。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決議，是我們每个新中国教友的行动綱領。我一定忠实地在我的工作中認真地执行。如何执行？我要具体地作到下列的这些事：

第一，我一定要把这次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精神和決議，广泛地向教友群众宣傳，作到家喻戶曉，人人明白。

第二，我要和教廷划清政治上的界綫，坚决和全国人民一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共同建設社会主义，进一步地搞好反帝爱国工作和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坚决反对教廷利用中国天主教会作侵略工具的政治阴谋，决不当它政治上的俘虏。

第三，我要站稳立場，和帝国主义坚决斗争，与教会內右派分子划清政治上的界綫；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加强政治学习，积极参加各项爱国活动，提高爱国主义觉悟。

第四，我要用尽自己的力量，协助主教、神长、教友們独立自主地办好中国天主教会，过好自己的宗教生活。

以上几項，是我向全国教友提出的保証，今后一定認真地作到。

馬相伯先生論獨立自主

天主教宗會刊物

周無証

暇檢“馬相伯先生文集”，見有論及中國天主教會獨立自主者數則，彙之以為各地神長教友學習討論時參考：

(1) 1912年“上教宗求為中國興學書”中有云：

“但一國之廣揚，以往例今，端恃本國之有神品者，繼承不絕，譬如一家之內，貴能有自食其力者，萬不能專恃外債以生存者明矣。”（“文集”頁23）

(2) 1919年“致英欽之先生書”中有云：

“湯公無根本解決，不足異，蓋羅馬于主教主權甚重。此華無華牧，所以不得稱為華教會。”（見“文集”頁210）

〔按：文中所稱“湯公”，可能指在天津老西開事件中反對法帝國主義者之埃及籍司鐸湯高達。〕

(3) 1918年“致英欽之先生書（四）”中有云：

“所有各教宗書論，應栽培華鐸，能為一方教會之主任，如宗徒之所為者。不當使中華教會，常為寄生物、殖民地之類也。”（見“文集續編”頁53）

(4) 1919年“致英欽之先生書（二）”中有云：

“湯公上羅馬書，所引歷代教宗栽培本地人才之語，而益信西洋之輕賤東方，非聖教意也。訓示中至謂倘不以高上之學與德以栽培本地人才，使能獨立（聖有主教之謂也），當按刑書所載以前之。”（見“文集”頁214）

以上所錄數節，雖僅寥寥數語，可見于數十年前，憂國老人馬相伯先生即已力謀中國教會之獨立自主，務期擺脫殖民地地位。惜當時國家衰弱，不克實現。今我中國已躋甲大國之林，教會先進之士在共產黨領導下，發起反帝愛國運動，北京大會決議中國教會應實行獨立自主，正與相伯先生所言相合。而少數不肖之徒，認為“裂教”，予誠不知其用心何在。

貫徹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精神 積極開展社會主義學習

河北省教友代表會議舉行預備會 揭露批判右派分子范學淹的罪行

最近召開的河北省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從11月15日到12月6日舉行了預備會議。到會的代表有來自全省17個教區的主教、代主教、付主教、神父、修士、修女和教友共153人。

預備會議期間，代表們除學習了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和周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兩個文件以外，並對天主教友走社會主義道路、反帝愛國、中國天主教獨立自主和羅馬教廷的關係，以及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認識等重大問題，展開了大鳴大放和大辯論。

通過學習和辯論，絕大多數代表提高了愛國主義覺悟，進一步認識到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我國建國幾年來所獲得的偉大成就是舊中國所夢想不到的；新中國的國際

地位的空前提高也是舊中國不可想象的。認識到這些偉大建設成就是由於共產黨領導的正確，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比優越。表示天主教友要和全國人民一道，在共產黨領導下，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熱愛自己的祖國，堅決參加反帝愛國運動，割斷同羅馬教廷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聯繫。

在辯論中對別有用心披着宗教外衣對黨的各項政策和社會主義制度進行惡毒攻擊的分子，進行了堅決的批判。代表們並集中地對右派分子、保定教區主教范學淹進行了徹底的批判和揭發。右派分子范學淹一貫堅持反黨反社會主義立場，公開為羅馬教廷的反動政治面目辯護，破壞反帝愛國運動，說參加愛國會是“背教裂教”，反帝愛國是“犯罪”。他還顛倒黑白地誣蔑偉

大的肃反运动是“政府借题发挥，妄加罪名扣帽子”。更恶毒的是诬蔑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只是在共同纲领和宪法条文上有，并没有完全实行”，是要“消灭天主教”。企图以此煽动天主教友起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他诬蔑和辱骂工农联盟的关系是“狼狽关系”，诬蔑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保定教区神父安醒吾还揭发了范学淹滥用神权“绝罚”安庄1000多名参加爱国会的教友，不给他们办圣事的罪行。保定教区神父王其威等还揭发了范学淹在听到苏润生神父要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的消息后，擅自撤销了苏润生神父在保定天主教总堂本堂的职务的罪行。代表们并对他在这次会议开始时，不仅拒绝大会的邀请，并多方进行阻挠和破坏的反动行为一致引起了极大的愤慨。

到会代表对右派分子范学淹的反动言行，本着摆事实讲道理的原则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保定教区王其威神父批判范学淹“梵蒂冈不反动”的谬论时说：“教宗庇护12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向世界宣布‘只有美国才能领导全世界’，这不是证明了梵蒂冈是美帝国主义

的侵略工具吗？”赵县教区擅信之神父说：“梵蒂冈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承认的满洲国，现在又承认台湾蒋介石集团，敌视中国人民；梵蒂冈‘绝罚’参加赴朝慰问团的神父李蔭林和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的李维光代主教，而对斯塔尔曼到南朝鲜去给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联合国侵略军打气则不予处罚，这不是梵蒂冈的反动政治面貌是什么？”还有许多代表列举事实揭发批判了范学淹的反动言行。右派分子范学淹在铁的事实面前理屈词穷，表示低头认罪，并作了初步检讨。（摘要另发，见第57页）代表们认为他的检讨还不深刻，要他彻底交代。

在预备会议期间，代表们对宣化教区神父夏清颖的反动立场和言论也进行了揭发和批判，严厉驳斥了他坚持中国天主教不能独立自办的谬论。当有的代表用事实说明梵蒂冈的反动政治面貌以后，夏清颖仍不肯放弃自己的反动立场，支吾搪塞地说：“对政治与宗教间理划不清”，企图蒙蔽大家，逃避代表们对他的批判。在代表们义正词严有理有据的批判下，他才表示承认错误。此外，对西湾子教区神父李

德馨的反动言行也进行了批判。李德馨在会上进行了初步检讨，但还很不深刻。

在二十多天的预备会上，通过学习、讨论和向右派分子开展辩论，全体代表的思想觉悟都有了提高。参加会议的代表，一些过去有过反动和错误言论的人，都在大会和小组会上作了检讨，表示坚决拥护

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拥护并执行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的决议，割断和教廷在政治上与经济上的联系，赞成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参加爱国会，反对教廷利用宗教形式干涉我国内政，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帝爱国运动。

河北省天主教友代表会议，已于12月7日正式开幕。

内蒙神职人员社会主义学习会上 駁斥集寧反動小集團的謬論

内蒙天主教神职人员社会主义学习会，于本年11月20日在内蒙宗教事务局领导之下，在呼和浩特总主教府正式开始。参加这次学习的学员共120人，来自赤峯、西灣子、集寧、呼和浩特、陝坝五个教区。

学习会对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宗教界肃反问题、反帝爱国问题、中国天主教同罗马教廷的关系问题、中国教会自办问题，以及宗教政策等重大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进行了反复的讨论。絕大多数的学员们在发言中一致表示：中国天主教友一定要同全国人民一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

道路；一定要团结一致，继续深入开展反帝爱国运动，积极地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保卫世界和平；并且认为教廷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中国的天主教要在政治上、宗教上同教廷彻底地割断关系。但是，以集寧教区主教樊恒安和該教区神父王国兴、高益謙为首的反动小集团，一贯对人民政府和共产党采取敌视态度，尤其在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之后，一直到这次学习期间，散佈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謬論，誣蔑爱国会为“背教裂教”，攻击反帝爱国运动，公开为罗马教廷的反动政治面目和干涉我国内政的种种罪行辯

护，甚且阴谋策划在“维护信仰”和“良心”名义下，到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党的领导展开了疯狂的进攻。他们企图推翻各地的天主教友爱国组织，打击进步的神职人员，摘掉参加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的曹亮神父的神杖，坚决反对北京会议，散佈反动信件，采取不道德的手段窃取大会文件，公开在教友中进行反动宣传，迫使曹亮神父辞退本堂和区长的职务，拉拢各地落后的神职人员，利用“和平通功”分散神权，并以“流血致命”来威胁政府、抗拒学习，在学习以前阴谋策划，以打击进步、拉拢中间、团结落后的卑鄙手段，破坏这次学习，甚至叫嚣“共产党我也敢杀”、“不如来一个匈牙利事件”等等极为反动的谬论。

集宁反动小集团的这种反动言论和行动，受到了爱国学员们的坚

决驳斥。小集团中人已理屈词穷，陷于孤立。参加学习的绝大多数神长教友一致指出：这个小集团的种种反动言行，实质上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些作法和罗马教廷“绝罚”李蔭桃、李维光，不让中国天主教友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切组织，否认上海教区合法代理主教张士琅，以“和平通功”分散神权，制造上海教区的混乱，破坏上海教区神长教友之间的团结，是完全一致，如出一辙的。

现在集宁小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经学员们的检举揭发，已经完全暴露了。但是小集团部分成员仍执迷不悟，抗拒交代，企图顽强抵抗，蒙混过关。参加大会的学员们，一致表示要坚决地彻底地粉碎罗马教廷在中国的反共巢穴——集宁反动小集团，不获胜利，决不收兵。（冯进毅）

昆明社会主义教育座谈会开始

昆明天主教社会主义教育座谈会，于10月4日开始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昆明、昭通、大理三教区的神长教友；其中并有数人获得

先进工作者和劳模的光荣称号。这样广泛的座谈会，在昆明来说，还是前所未有的创举。

会议首由市宗教事务处舒处长

作动員报告，传达了国务院习仲勛秘書长在中国天主教友座談会上的报告全文。省宗教事务长尹处长、市委统战部史部长亦相繼作了学习指示，指出此次會議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社会主义教育分清是非、提高觉悟，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使全教会神长更加团结起来，帶領教友走向爱国爱教的康庄大道。

會議初期，一部份教友未能体会此次学习的意义，因而不肯暴露思想，不敢提出疑問。几經启发之后，各組始見起色，繼而开始了大鳴大放。有的質疑問难，有的提供改进工作意見，有的把蓄积在心底話也都說了出来，有的发表了反面見解，真地做到了发言爭先恐后，爭辯热烈緊張。

會議以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精神和決議为中心內容。开会迄四週，目前正进行“爱国是否有罪”問題的討論，各組又就从这問題引伸出来的“控訴帝国主义分子是否有罪？”“昆明圣保祿孤儿院殘害儿童事件的揭露是否政府意欲消灭教会而借題发挥？”等問題展开自由爭論。有人認為控訴前窃据昆明教区主教职位的帝国主义分子德为能

是无罪的，也有持反面看法的，甚至还有为德为能辯护的。有人認為孤儿院殘害儿童是千真万确的，亦有持不同意見或抱怀疑态度的。为了明辨是非寻求真理起見，曾于10月28、29兩日，連續举行了一天半的大組討論会。有的教友充分摆出事实，揭露德为能私藏收发报机、傳遞情报、藏匿大批枪彈以及組織破坏等罪惡活动，說明控訴帝国主义分子不但无罪反而有功。神长們在发言中指出，控訴帝国主义分子的主教无須得到教宗批准，因为帝国主义分子在我国国土从事顛复活动的，系政治性罪犯，教宗无权过問。再說，控訴帝国主义分子是爱国的具体表現，天主十誡第四誡又指明爱国是教友的天职，所以控訴帝国主义分子是无罪的。如教友明知其罪者而不控訴，倒是有罪的。另有教友或以亲身經歷或以耳聞目見事实，血泪地控訴了帝国主义者利用昆明圣保祿孤儿院殘害儿童的惊人事例。与会者无不酸鼻，不但剝开了所謂“慈善”的騙局，还激起了众教友义憤填膺。于是有人表示，要將悲憤化为力量，誓与帝国主义残余影响斗争到底。有人表示

(下轉第47頁)

我向人民低頭認罪

保定教區主教 范學淹

編者按：這是在河北省天主教友代表會議預備會議上揭發出的右派分子、保定教區主教范學淹在會上的初步檢討摘要，原載本年12月12日河北日報。在轉載時，我們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

各位代表：

通過學習，我認識了過去的嚴重罪惡。這一系列的罪惡，給人民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損失，我在大家面前表示我的極度懊悔。

今將反黨反人民的罪惡交代于下：

(1) 抗拒命令，誣蔑這次大會。我接到命令，未曾按時出席這次大會，並影響別位神長出席這次大會，使廣大教徒對此次大會有了錯誤認識，這給大會和各位代表造成了極嚴重的損失，我表示萬分的懺悔。

(2) 布置神父修女與政府對抗。我到保定後，以我反蘇、反共的觀點看共產黨早晚必不允許教會存在。於是指示教區神長都下鄉，若總會修女們都撤去修女服裝，散居鄉間與市區各處，從事手工業生產，以逃避政府的打擊。又在1952年計劃將城內天主教堂租賃出去，

我個人開設豆漿舖，以便在人面前宣揚共產黨反對宗教，這是我反黨的措施之一。

(3) 在教區事務上，我把一些思想反動與我相同的神父團結在我的周圍，安排在重要崗位上，這樣形成了一個堅固的反動集團，加強了保定教區敵對政府的力量，在教徒群眾中起到了相當大的破壞影響。

(4) 以宗教形式反對黨和政府。1953年5月市宗教處開始在城關組織愛國學習小組時，為了打擊和破壞這個組織，利用“聖母年”舉行特殊敬禮的儀式之下，使全市教友有彙集互相鞏固的機會，特定每月在南堂過第一占禮六，在西堂過第一個占禮七，我同意並贊助了這個辦法。這樣一來，市宗教處開始組織的教友愛國學習小組，受到了嚴重破壞。

(5) 造謠破壞，誣蔑政府的

政策。在我和神父、教友們閉談中，多有造謠破壞政府各項政策，誣蔑人民政府的言論。如我誣蔑工农聯盟是“狼狽關係”；誣蔑“政府口是心非，說一套做一套”；“共產黨不信神，怎能允許信仰自由？”誣蔑“總路綫把人統治起來”。

(6) 誣蔑政府的肅反運動。說在教會內肅反完全是消滅教會的具體表現。我說過：“驅逐（帝國主義分子）黎培里和驅逐（帝國主義分子）平靜修是有罪的，‘聖母軍’不是反動的。”逮捕反革命神職人員，判處徒刑，我錯誤的認為是“消滅教會”。

(7) 包庇反革命，打擊愛國會，破壞生產建設。安莊反革命分子師文都神父，不同意教友組織愛國會，並百般破壞，都是我授意他這樣作的。我指示他關於愛國會的事不能染指，教友不得參加。該村教友曾三次給我來信，要求撤銷他的本堂職務，離開該村。我都置之不理。以後師文都在人們的反對下來保定，我又命令他回安莊。告訴他：“死也死在安莊。”他被政府逮捕之後，我為了破壞該村愛國會，不願聖教法典，濫用神權，給了安莊愛國會全體會員的絕罰。這個絕

罰，並連到後代子孫，不給小孩領洗，不給臨終者終傅，時間達四年之久，使該村一千多教友不能過正常的宗教生活，教友長時期陷於不安和苦惱中。

(8) 到處破壞愛國會。1952年至1953年我曾二次去北京廣安門堂、一一二條堂、半壁街、鮑司高堂、苦修會堂等，散發了反動的言論，助長了他們的反動氣焰，堅定了他們的反動立場，破壞了北京市的愛國組織的進展。

(6) 1957年秋，教區諮議會上，將完縣邵莊劃歸李道寧兼管，會上李道寧提出委任其他神父負責，我說在這個環境中神父們都不願負責，再說反動立場不堅定，一遇事就垮台了。以後師文都屢次要來保定，於是我便決定師為西關本堂。當時，我的理由是他曾住獄三年多，經過相當的鍛鍊，一定是靠得住的。這是我反黨的又一措施。

(10) 北京教區自從革新到成立愛國會，幾年來，北京的教友來見我，問我是否望他們的彌撒，和領他們的聖事。我經常堅決的回答，不望他們的彌撒，不領他們的聖事。由於這樣，北京的教友占禮

时，多有来保过占礼的。甚至还有山西、陕西的教友来保过占礼的。这样我对爱国反帝的破坏影响迅速的扩大各地。

(11) 1957年8月2日人民日报登出教廷费特通讯社数字片语时，我就认为这是教宗从伯多禄宝座上绝罚了爱国会，更坚定我过去的错误认识，更鼓励了我破坏爱国会的信心。因此，在一次教区諮议会上，向諮议員們說：教廷既绝罚了爱国会，爱国会在我教区是绝对作不得的，将来如果有人来组织，我们只有坚决拒绝。并宣传过爱国会是裂教背教。

(12) 为达到阻止在总堂成立爱国会的阴谋，在1957年11月初，就撤销了苏润生神父本堂职务，其原因是我已知道他已确定出席这次大会。由于我认为这个会议必研究和成立爱国会，怕他回到总堂组织爱国会，所以我想“先下手为强”，便在一天早弥撒后在堂中公开撤销了他的本堂职务。

总之，我所犯的反共反苏反人民的罪行是很多的，也是极为严重的。同时还不只是这些，希望大家多多帮助。

通过十几天的学习以及大家批

评和指教，使我认清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梵蒂冈的关系。

梵蒂冈的政治面目是反动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贯追随美帝走资本主义道路，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又一贯敌视中国人民，和美帝一道，制造两个中国，派遣被中国驱逐出去的黎培里驻台湾。因此，我坚决与它划清政治界限，割断经济联系。

第二、爱国会问题。中国天主教会，百余年来一直被帝国主义利用，作为侵略压迫中国人民的工具。在思想上，利用奴化教育，播下了极深重的帝国主义因素，丧失了民族传统。爱国会是一个团结全国三百万教友进行反帝爱国斗争，积极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的纯政治性组织，既利于国家，又利于教会。因此，我坚决支持它，拥护它。

第三、经过学习，进一步认识了各地“圣母军”反党反人民的罪行，这个组织确是反动的，政府应加以取缔。

第四、张士琅问题的认识和态度。张士琅是依法选出的代理主

(下转第67页)

保定逮捕教內反革命分子邢連仲

据保定日报消息：保定市公安机关于本月10日，依法逮捕了隱藏在天主教內的反革命分子邢連仲。

邢連仲，天主教反动“圣母軍”区会长。自幼在帝国主义分子凌安翻、卫如多的豢养下，一貫仇恨共产党。1948年，邢犯在輔仁大学讀書时，在間諜分子伏开鵬的指使下，組織“公教青年会”，勾結反革命分子韓國屏，积极进行反人民的罪惡活动。該犯書写恐吓信，秘密搜查学生宿舍，打击和迫害进步学生和我地下工作人員。同年10月，邢犯又参加比籍間諜分子雷震远、特务分子刁化仁所組織的匪“公教青年报国团”，并任該組織秘書。在特务分子刁化仁直接指揮下，領取特务經費，大肆进行反革命活动，积极搜集我軍情报，供給美帝間諜芮哥尼和比籍間諜雷震远。并举办反动刊物，編写反动文章，吹嘘三次世界大战，誣蔑謾罵共产党。

解放后，邢犯不仅拒不交代上述罪惡，并仍在帝国主义間諜分子芮哥尼、万光礼、鍾磐石的指使下，积极組織反动“圣母軍”，大肆进行反革命活动，吹嘘美帝势力，誣蔑我赴朝志願軍，挑撥离間，破坏抗美援朝运动；歪曲我宗教政策，破坏天主教的反帝爱国运动，并大肆辱罵苏联和人民領袖；积极搜集輔大进步师生和反帝爱国运动的情况，密报美帝間諜分子。

在肃反运动中，邢犯交代了部分罪惡，人民为了給其自新机会，給予从寬处理。但邢犯不但沒有接受教育，反恩將仇报，借整风鳴放之机，大肆誣蔑我党，污罵我干部政策“不抵曹操胸懷寬大”；人民日报公布了他的罪惡活动后，他写大字报說“給他扣帽子”，并串連肃反被斗分子，企圖为反革命分子胡风翻案，攻击肃反运动。

根据上述罪惡，保定市公安机关已將一貫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邢連仲依法逮捕。

金蘋果



一句話說得適宜，就如銀盤中的金蘋果。——箴言：XXV 11。

“非正式的絕罰”

林 表

1957年7月13日，梵蒂岡費特通訊社在它发出的一則破坏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的電訊中說，“这种組織（按指爱国組織）都是受到教会的非正式的絕罰的”。

想我見聞不广，不懂“非正式的絕罰”這句話到底該怎样講。絕罰是圣教会最严厉的處罰，受絕罰的人的灵魂有下地獄的危險，因为受罰的人已被除了通功了。果如此，受“非正式的絕罰”的人的灵魂又要怎样了呢？是否要“非正式”地下地獄呢？果如此，“非正式”地下地獄又是怎样一个光景呢？是有一个“非正式”的地獄呢？还是这灵魂下了地獄之后，因为是“非正式”下的，就不受地獄之苦呢？

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竟不惜創出这样荒唐无稽的手段来，真不知要置教义于何地，置教会于何地！

誰要造反？

富山房

听说有的别有用心的人，有意歪曲北京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決議，說：“他們連教宗的命令全都不听了，他們是要造反呀！”

有誰說过教宗的命令全都不听了呢？決議說得很清楚，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規上服从教宗，在政治經濟上与羅馬教廷割断联系。教宗以他教宗（亦即作为基督的代表）的身份所发的命令，我們当然是奉命唯謹；但是利用其教会权威所发的政治性命令，对不起，我們不能听。为什么？因为他所发的帶有政治性的命令，不但違反我們国家和人民利益，而且也違反天主的誠命也。只此而已，岂有他哉？

可是却有人說，这样做是“造反”。依我看，倒是有人想造反，但不是广大的爱国爱教的 神长教友，而正是那些坚持要听教宗的反

动政治命令的人。他们以“服从教宗”为借口，想煽动教友起来反对国家，反对政府、反对社会主义。这不是造反是什么？

兩個故事

錢而惠

記得在一部小說（好象是“封神演義”之类的）上看到，有一个道人帮助殷紂王与周武王打仗，当他用“法术”把对方擒住举起宝剑要杀人时，望空一拜，說：“师父，弟子要开杀戒了！”

前几天在報上看到赫魯曉夫向几个美国記者談話时，說起了一个笑話，大意是：几个强盜（他們是正教教徒）到人家去搶劫杀人，搶到一块油脂，待要分食时，又恐犯齋而躊躇起来。

道人要“开杀戒”而犹念念不忘师父，还要望空一拜，看来好象是很虔誠；强盜們分脏时还想到是否会犯齋，看来也好像很虔誠。然而但凡稍有一些头腦的人都不会把这样的人看成是真有虔誠信仰的人。何以故？因为他們所做的是助紂为虐，杀人越貨，而这些，無論在哪个宗教的教义上，都是极大的

罪惡。

可是，竟有人認為不爱国而仅装出一付岸然道貌的大是“虔誠”，是“好神父”、“好教友”。这与把助紂为虐的道人与杀人越貨的强盜看成是“虔誠”的，又有什么区别？

他們為什麼不“致

命”？

王思賢

教廷命我們“流血致命”，仿佛中国有了教难似的。

不要說中国沒有教难，即使退一万步講，中国有了“教难”，那末，黎培里、文贵宾、司仪芳、才尔孟等人为什么不“致命”，为什么偏叫我們“致命”呢？

經上說：“善牧为羊捨命。”可是这些人都“为命捨羊”，走了，只留下我們中国神长教友。而教廷又叫我們“致命”了。是否外国人的命比中国人的命值錢呢？

可見“流血致命”云云，完全是欺人之談，是为了达到它的反动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

教廷對蘇聯及人民民主國家的 陰謀破壞活動 (下)

本刊資料室輯

羅馬教廷
的陰謀
政治面目

對捷克斯洛伐克

1954年5月，捷克斯洛伐克在各地武裝起義和蘇軍進攻下，全國解放。12日，捷克修道院院長奧帕塞克去見比約12世時，比約12世即指示捷克斯洛伐克教會進行反社會主義的活動。

1946年，捷克斯洛伐克教會內的反動分子濫用講道壇來進行反對土地改革的宣傳，並命令神父們在講道時要用嚴厲的教會懲罰威脅所有要求土地改革的人們。勃孟斯特修道院院長羅里密克，曾把一份秘密獲得的新農業法草案轉給教廷駐捷聖使館。聖使館違反了國際法中關於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隨即向捷政府提出反對這法案的抗議。

1947年，教廷命令改組捷克斯洛伐克的天主教會進行會，派宗座主教府諮議員斯維萊領導該會。斯維萊組織了秘密的聯絡網，聯絡各教區。還設有印刷設備，印刷非法書

籍和小冊子。在大多數教區中還建立了秘密小組，特別在青年中發展組織，教唆他們反對自己的祖國。

1948年2月，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粉碎了聯合政府中右翼黨派的反革命陰謀，組成了由哥特瓦爾德提名的新政府。天主教人民黨的左翼普洛伊哈神父參加了新政府，擔任衛生部長。教廷下令禁止普洛伊哈神父執行教會職務，並以同樣手段對待同意擔任斯洛伐克全權代表委員會全權代表（經營郵政和技術事務）的斯洛伐克神父荷拉克與盧卡科維契。同年3月，教廷派了一個特派代表伏羅林納主教（他曾和明曾蒂勾結反對匈牙利人民政府）到捷克斯洛伐克，破壞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陣線中央行政委員會與教會之間所進行的關於教會學校問題、神父生活問題、償還教會被沒收的土地關係等的談判。

1949年6月28日和7月13日，教宗比約12世亲自批准了开除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捷克斯洛伐克神长教友教籍的命令。

對羅馬尼亞

1946年6月，教廷駐羅馬尼亞圣使卡苏洛因支持該国内的希特勒特务，在羅馬尼亞政府的要求下，不得不再被召回梵蒂岡。

1950年，教廷駐羅馬尼亞圣使哈拉因参加国际帝国主义間諜集团，利用外交职权，与外国某些情报机关联合起来进行反对人民民主政权的秘密活动，被驅逐出境。哈拉被逐后，教廷公署又組織了由秘密圣为神父的人所指揮的新的特务組織。

對阿爾巴尼亞

1946年和1947年，阿爾巴尼亞政府破獲了各种法西斯組織，在这些組織的头子內有受教廷领导进行破坏活动的耶穌会士。

1950年5—6月，在阿爾巴尼亞首都地拉那审讯了美国在阿爾巴尼亞的間諜及破坏分子。审讯証明，进行破坏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国阴谋的匪首和意大利加斯貝利政府及教廷有关。教廷曾給予他們經

济的援助。

對波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教宗比約12世即支持波蘭的反动流亡政府。当德国侵略軍被苏軍逐出波蘭后，教廷仍与在倫敦的波蘭反动流亡政府残余繼續保持外交关系。

1946年，比約12世支持丘吉尔与美帝国主义，反对波茨坦會議上所通过的关于波蘭西部边界問題决定的計劃，反对柏林三国會議关于波蘭西部边界的决定。

1953年9月28日，波蘭政府依法逮捕了背叛祖国进行間諜活动的华沙总主教章辛斯基。教廷于10月1日向波蘭教会頒布一項命令，宣称：“凡参与策划中止章辛斯基执行职务的一切教士和教徒都受到开除教籍处分”，以打击波蘭天主教的爱国行动。

1956年10月，章辛斯基获釋后，于1957年5月14日至羅馬觀見教宗，接受紅衣主教冠。比約12世在授于章辛斯基紅帽子后的第二天（5月16日），向波蘭教会发出通諭，命令波蘭教会要繼續反对共产党，鼓励教友与波蘭政府对抗，号召为教会“致命”。

對南斯拉夫

1946年，斯提皮納樞機主教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克羅地亞（南斯拉夫的一部分）的法西斯傀儡政權合作，被南斯拉夫政府判處徒刑。

1952年12月17日，南斯拉夫與教廷斷絕外交關係，因為教廷在南斯拉夫粗暴地干涉內政。

對越南

1956年3月，教廷正式承認了南越的保大傀儡政權。據法新社透露：“梵蒂岡由於承認了保大政權，目前已站在南越方面反對越盟（按即越南民主共和國）。”同年9月3日，保大由法國往梵蒂岡，與教廷密議如何在越南法占區的教友中進行反對越南人民的活動。

對朝鮮

美帝國主義在侵朝戰爭中，通過教廷派駐南朝鮮教會中的反動分子，進行間諜特務活動。他們建立了一個美國——梵蒂岡聯合情報中心。美國在日本的特務頭子、麥克阿瑟總部情報組組長威洛貝，即曾盛讚教廷派駐漢城的以鮑恩為首的教

會，說這教會經常提供關於北朝鮮部队的部署、工業目標及其他重要地點的情報，這些情報供給美國策劃轟炸朝鮮領土。一個從朝鮮逃往華盛頓的美國高級人員，曾就教廷間諜機關向美國在朝鮮的軍隊供給有價值的清報一事提出報告。

對中國

1946年12月，教廷派代表黎培里到南京協助蔣介石發動內戰，黎培里到中國後，就号召教友集中力量與國民黨政府密切聯繫。他說：“本人被派駐中國的使命就是協助政府（蔣介石）完成民族復興的工作。”接着，黎培里就乘美國軍用飛機親自見到東北、華北等地，組織神父教友參加蔣介石的反人民戰爭。

1947年1月6日，黎培里在致中國各教區領袖的信中，竭力稱讚蔣介石的反動統治，說蔣介石是“很賢明的領袖”，多方污蔑解放區和人民民主政府的政策，說什麼“傳教人員受限制”，“和平希望不多”，号召他們要用“流血”去換取“和平”。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教廷仍通過黎培里繼續進行間

謀活动。如阴谋杀害我国人民领袖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其他首长的炮击天安门的事件，就是在黎培里派駐北京的代表馬迪儒等人参与下干出来的。

1950年6月25日美帝国主义在朝鮮发动了侵略战争。黎培里在7月2日在南京“圣母軍”区会成立大会上，以教宗代表的資格訓話說：“形势已經变了，黎明前的黑暗已經过去，今年年底定有变化。”煽动教友准备蔣介石政权复辟。

1952年1月18日，教宗比約12世以“圣伯多祿建立羅馬宗座紀念日”名义致中国天主教的“通諭”中，大肆污蔑中国天主教友的反帝爱国运动，鼓励教会内的反动分子对抗人民政府和破坏反帝爱国运动。同年2月，教廷傳信部，因为南京教区李維光代主教参加反帝爱国运动，无理处以“絕罰”，企圖以此打击反帝爱国运动。4月20日，比約12世又发表了誣蔑中国政府的无耻謔言，为被依法制裁的教内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辯护。

1953年，教宗比約12世批准“祈禱宗会”提出的1953年12个月的“祈禱意向”，把2月定为“使中国神职、教友英雄祈禱月”，号召

教友反抗政府。9月26日，他又借定1954年为“圣母年”的机会，进行反动政治活动。在他所发布的“頌定圣母始孕无玷信条百周年纪念通牒”中，誣蔑中国“教士被迫出境或失去自由”，号召教友“作战至死”。10月18日，他在傳教节向普世宣傳中国的“教难”。

1954年6月，教廷傳信部无理宣布給北京教区李蔭桃神父以“絕罰”处分，因为李神父参加了反帝爱国运动，特别是曾在51年赴朝慰问中国人民志願軍。10月7日，比約12世在“致書中国总主教和其余教区司鐸及服膺宗座的信友”中，一再誣蔑中国教友的反帝爱国运动，說反帝爱国的目的是搞“国家教会”，謾罵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的神长教友是“用尽阴谋險詐的人”。

1955年9月8日，上海教区主教龔品梅因反革命案被政府依法逮捕，教廷机关报“羅馬观察报”誣蔑这是“迫害天主教”的“反教运动”；还造謠說“有17名天主教徒在上海被枪斃”，“上海教堂的祭台上裝飾着毛主席肖像”等等。

1956年3月17日，上海教区諮議會依法典429条第3款选举張士琅为代理主教，报教廷傳信部。教

廷在复电中竟否定張代主教，称龔品梅为“最称职的主教”，說政府逮捕是“不合理的措施”。

1956年10月31日，在蔣介石70岁生日之际，蔣帮駐教廷“公使”謝寿康代表蔣介石贈予教廷最高法院參贊兼執事大臣剛恒毅樞机主教“金星大寿勳章”及紫紅佩帶。剛恒毅接勳章后，表示：“唯祈仁慈天主，速賜中国大陆光复”，并回贈金牌一块，以示感謝。

1957年3月17日，教廷傳信部長毕翁弟再次給上海教区諸議長徐元荣来信，否認張士琅代主教，并以教宗名义，授“凡与宗座和平相通功”的神职人員以“特权”，分裂上海教区。5月18日，教廷信德通訊社以“对于中国天主教友爱国

会怎样看法”为题发表文章，誣蔑爱国会“是为了把教会隶属于无神政府”，最終目的是“根絕教会”，号召中国神长教友“流血致命”以反抗政府。7月10日，教廷傳信部第三次給上海教区諸議長徐元荣来信，坚持否認張士琅代主教的无理措施。7月13日，信德通訊社又发表了“天主教徒能否参加所謂‘爱国会’”的电訊，破坏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說“凡贊成有害的三自原則或其他同样性質原則的人就不配做教徒”，“一切組織它用什么名义凡是共产党控制下的都受到教会的絕罰”，煽动中国神长教友不参加爱国会。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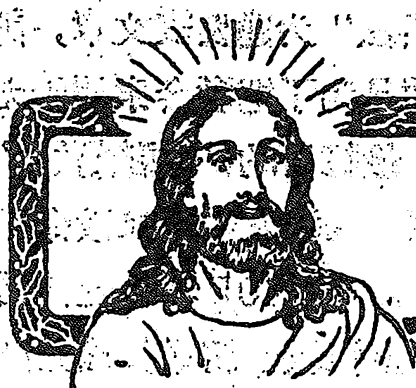
(上接第59頁)

教，我坚决予以支持，梵蒂岡无理否認，它是以宗教形式来干涉中国內政，坚决提出抗議。

第五、关于中国天主教会走独立自主办的問題。我国已經是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我們的教会絕不應該保持半殖民地的狀態，必須在政治上、經濟上和人事上独立自主。

我几年来是一貫反党反人民反

社会主义的，犯了一系列的严重的罪惡，給党給人民和教会造成了无比的損失。通过大家的帮助，我清楚的看到，我已經丧失了人民的立場，現在我向党向人民低头認罪，請求寬恕。今后我努力学习，从新作人，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尽一些力量，开展反帝爱国的工作，以贖我罪。



耶穌傳

李德培神父作
(張鷟插圖)

(接上期)

賢士鮑須厄說：耶穌聖母當時如何痛苦悲哀，只有用母子的心腸，自行体会，非言語所能形容的。耶穌的痛苦，加增了聖母的痛苦；聖母的痛苦，也加增了耶穌的痛苦。聖母心中唯有用達味聖王哭

亞博撒隆的話說：耶穌吾子，吾子耶穌，巴不得我替你受這苦難才好！

母子相見，不過一剎那之間。惡人們催促耶穌繼續前行，聖母和瑪大肋納等，遠遠相隨，跟着上山。

(3) 西滿替主背十字架

瑪豆，貳柒，32；瑪爾谷，拾伍，21；
路加，貳叁，26。

耶穌別母之後，更覺得精神頹喪，站立不穩，那有力量再背十字架？惡人們怕耶穌死在半途，不能上山被釘，偏巧在路上遇見一個服裝異樣的外方人，他們便拉過來，強迫他代替耶穌背十字架。據聖史瑪爾谷記述說：“有一個西肋奈人，名叫西滿的，是亞力山及路福的父親，他正從田間來；他們就逼迫他背耶穌的十字架。”——起初西滿當然有些不願意接受這項苦差事，及見到耶穌慈祥可親，忍耐良善的

儀容，不覺感動于中，很高興地接過十字架來替這個可憐犯人盡了愛德的善舉。

聖史瑪爾谷把西滿的出生處及他兩個兒子的名字特意記載出來，是有意義的。西滿不是猶太境人，乃是非洲北部，當時羅馬屬地西肋奈地方的人，他有兩個兒子，一個叫亞力山，一個叫路福。他父子三人，在耶穌升天后，蒙受了天主的召叫，都進了教，並且西滿升受了鐸品，相幫耶穌。巴爾納伯傳教多

年；亞力山及路福全升为西班牙的主教。

西滿既替耶穌背了十字架，耶穌在惡人們拉扯之下，蹣跚前進，

(4) 聖婦物樂尼加

据古人傳說，聖婦物樂尼加就是当初患血漏，一摸耶穌的衣边，立时痊愈的那个妇人。(瑪豆，玖，26)她自从因着圣迹病好之后，深信耶穌为救世的默西亞，常想要报答耶穌的恩典。她站在山坡比较高的地方，望見耶穌跌倒后勉强起来，精力衰敗，气息奄奄，滿臉的血汗唾沫，渾身是伤痕尘垢，感到非常动心可怜；他不顧惡人們的攔擋，鼓起勇气，分开众人，大踏步地迈进耶穌跟前，用自己的白面帕，恭恭敬敬地揩擦耶穌圣面的污迹。耶穌为答謝她見义勇为的善

(5) 耶路撒冷的女子

在苦路上，跟随耶穌前進的人們，男男女女，不計其数；其中一部分是受了司祭长和法利塞惡人們的煽惑，要求釘死耶穌，并要跟到刑場，一看究竟；但絕大部分群众杂在人叢中，是为湊熱鬧而來的。其中有些妇女，平日也許是受过耶穌的恩惠，一路上見到耶穌艱苦欲

过了山澗，上了西宛山，將到城西門的時候，因不胜跋涉之勞，头晕目眩，又跌倒在地。

功，就將自己的圣容印在聖婦的面帕上，眉目鬚发，茨冠泪痕，逼真相似，与耶穌受难真容，一般无二。

聖婦物樂尼加的故事及耶穌三次跌倒在地，聖史們虽沒有显明的記載，但都是不可或疑的事实。因自从耶穌死后，聖母和耶穌的弟子以及新归化的虔誠信徒們，为追念耶穌救世功勳，常去朝拜耶穌所走的苦路，这也就是后人拜14处苦路的来由。在14处中，自古以来，就插入了这几端可歌可泣的事迹。

死，苦痛难堪，不知不觉地动心流泪，号咷大哭起来。耶穌轉身向她們說：“耶路撒冷的女子，你們不要哭我，但要为你們自身及你們的子孙痛哭。因为这样的日期即將来到，人要說：那不生养不怀孕及未曾乳养嬰兒的是有關的，那时人要對高山說：倒在我們身上吧！對城

嶺說：压起我們来吧！——因为青枝綠叶尙受这样的虐待；那枯朽的更不必說了！”

耶穌在临死之前，还起了怜悯罪人之情，提醒他們回头，免受災害。耶穌在这里預言的是，耶路撒冷不久（耶穌升天后三十來年）將受到敌人的圍攻破坏，众百姓避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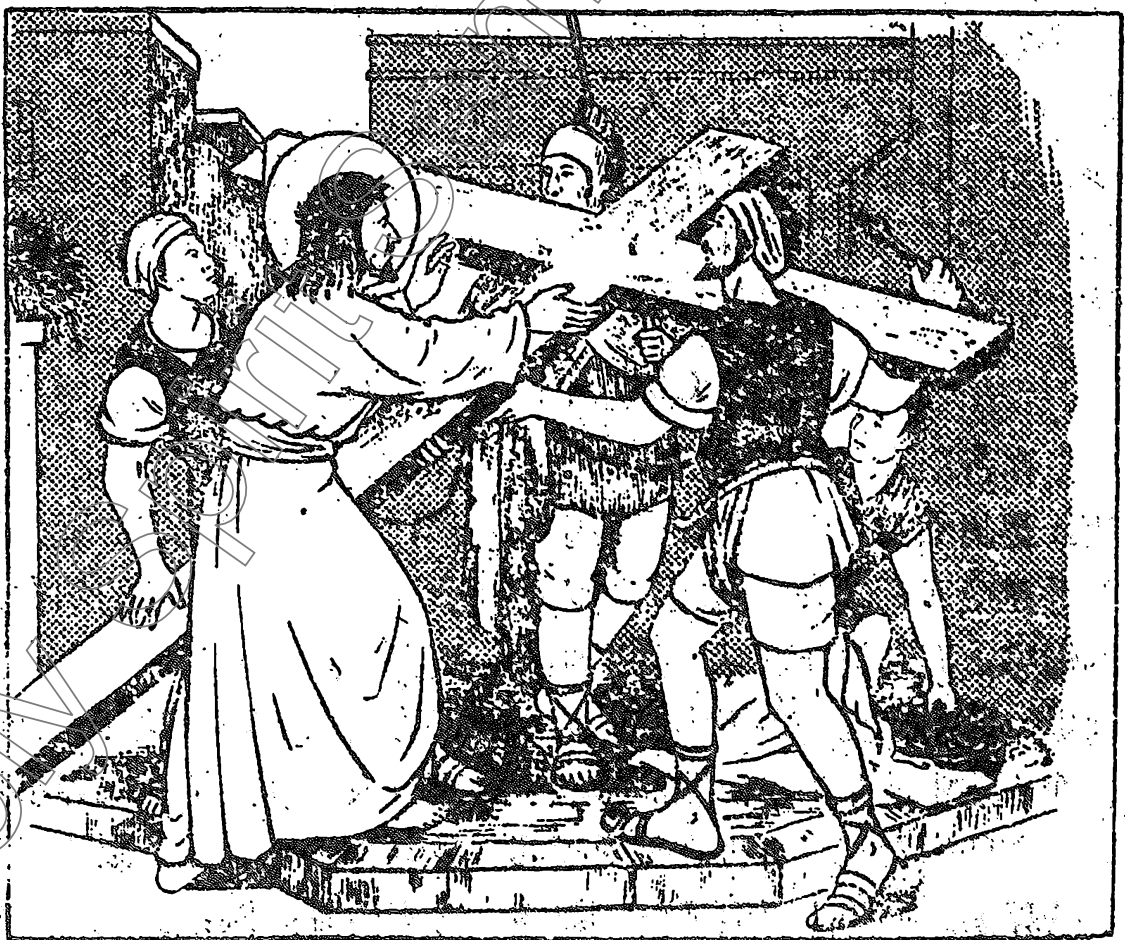
逃生，群相踐踏；妇女們因有子女之累，逃跑艱难，求生不得，欲死不能，葬身炮火路途上的，多不胜数。若罪人早日悔改前非，不致遭受亡国灭种之禍。最后耶穌更深刻地警告他們說：好的人尙受这般慘酷的苦，惡人在受罰时，所受的苦，更可想而知了。

189 釘死架上

瑪豆，貳柒，32—38；瑪爾谷，拾伍，23—28；路加，貳叁，33。

耶穌甘願为世人作贖罪的牺牲，到加尔瓦略山去被釘。虽然圣身覺得精力已經涸尽，万难支持，但仍发奋努力，勉强迈步前进。在离各尔各大还有二三十步的地方，

因众人們的冲撞，耶穌又昏倒在地不能再起。惡人們見情形不妙，只



得拖拉着把耶穌抬到受刑的地方。

耶穌一行人既到刑場，劊子手們急安排一切，準備動刑。按猶太人的習慣，當犯人受刑之先，有善心的婦人，把用沒藥及乳香調和好的濃酒遞給犯人喝，使他們喝的酩酊大醉，為能減輕受刑時的痛苦。據說這種習慣的來由，是根據古經箴言篇上所說：“把濃酒遞給將亡的人飲，把清酒施給苦心的人飲；他耶穌一見這慘酷的刑具，心想這是至公至義的天主父要在自己身上發洩義怒；既然身負普世萬民的罪愆，就應當承受這些刑罰。雖然人性方面，覺得恐懼萬分，四肢顫動，但是心中的意志堅定，決心奉獻自己的性命，甘作贖罪的犧牲。他們喝了之後，就忘了貧困，再也不記憶苦痛。”

這時節，受過耶穌恩惠的婦女們，把預備好了的酒捧給耶穌喝。耶穌為表示對她們善心的謝意，嘗了一點，而並未下咽；因為耶穌願意清醒着為世人受死，不願減輕祂受刑的痛苦。惡人們從西滿手中接過十字架之後，剝去耶穌的衣服，叫耶穌躺在十字架上，等候被釘。耶穌既躺在十字架上，不等惡人來擺布，自己從容地伸開手足，听他

們用刑。這時劊子手們過來，將三個一尺多長的大鐵釘，按在耶穌的手心和足面上，拾起鐵鏈，照釘帽上打去。第一鏈，鐵釘穿入肉內；第二鏈的筋折骨斷；第三鏈，手足已經穿透，木架上鮮血淋漓，慘不忍睹。惡人們豎立十字架時，聖身的重量全繫在三大鐵釘上，手足的釘孔，又作一次破裂。耶穌所受的疼痛，誰能設想得來呢？這時節大約是正午十二點。

耶穌被釘之後，惡人們把那兩個強盜同樣釘了，豎立在耶穌兩旁，一在左，一在右。惡人們的用意，就是為了增加耶穌的羞辱，使眾人都看到耶穌與盜賊同罪。

比拉多為了宣布釘死耶穌的罪狀，用希伯來、希臘、拉丁三種文字寫成了一塊橫匾，裝釘在十字架上耶穌頭部上邊。文曰：“納匪肋人耶穌，猶太之王”。比拉多這樣寫，一則為表示自己对羅馬總王的忠心，殺死了自稱為王的猶太人，再為諷刺猶太司祭長老等：你們的王被我處死了。猶太人見了橫匾的詞句，不高興地向比拉多請願說，不當寫“猶太之王”，應寫“祂自稱為猶太王”。當時比拉多因受了猶太人的威脅、逼迫，勉強把耶穌定

成死罪，心中正快快不乐，如今見他們又来囉唆，不耐煩地回答他們說：“我写了，就算了。”意思是



：我乃朝廷命官，說了就算，誰也不能再要求更改。

按犹太习俗，犯人行刑后，所有死囚的遺物，具归刑役們作为賞品。圣史若望記載說：“兵役們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之后，取过祂的衣服来，分作四分，每一个兵得了一分，末了剩下一件长袍，是渾衣无縫、整幅織成的。他們互相商議，不要撕开，大家拈鬮，看誰該得。”这样应驗了住上的預言：“他們分了我的衣裳，并为了我的袍子拈了鬮”。（圣咏，貳壹，19）

这时司祭和長老們，个个以胜

利者自居，搖搖幌幌地逗留十字架下；有时向仇人——耶穌說上一二句諷刺話，聊解心头之恨。圣史瑪尔谷記載說：“来往的人，全搖着头，辱慢祂說：你不是能拆毀圣殿，三天就能重盖起来么？喂！你自行从十字架下来，解救你自己吧！”司祭长同經师們也同样地譏笑着，彼此大声說：救了別人，救不了自己！基督，以色列王，如今你自行从十字架下来，我們就相信你！”这些人，你一言、我一句的打趣譏笑耶穌，越說越起勁。

（本节未完）

恭祝聖誕快樂新年進步

恭 祝



聖 誕 快 樂
新 年 進 步

天津市天主教教友愛國運動促進會

及廣揚半月刊全體全人鞠躬

恭祝聖誕快樂新年進步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